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七期
2012年11月　　頁115~166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

簡　錦　松*

摘　要

在宋朝或更早的時代已經傳說：〈輞川圖〉稿本出於王維本人之手，又說：王維輞川別業捨建的清源寺，就在藍田縣南的輞谷中，後來還更名為鹿苑寺。因而長期以來，〈輞川圖〉被視為尋訪王維輞川別業和《輞川集》二十景遺跡的導覽。本文將揭開〈輞川圖〉與《輞川集》之間的關係，並依唐宋元明清的時序，解說〈輞川圖〉與「輞川別業在輞谷內」說法的形成，與其錯誤之所在。

關鍵詞：王維　輞川圖　輞川集　現地研究

101.2.4 收稿，101.4.25 通過刊登。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萬曆 14 年（1586）春，陝西提學副使許孚遠（1535– 1604）校文來到藍田，出遊輞川，在〈遊輞川詩〉中說：「畫上詩篇雖不改，圖中景致已難猜」，同行的潼關舉人張維任和其詩，回答道：「探幽謾有神情合，未必王維畫裡來」。[1]許孚遠質疑〈輞川圖〉與詩篇及實景皆不合，張維任卻說，「神情合」就好了，未必要核實山川、詩、畫。輞川的真相就像這樣，在既成傳說和隨便以神情合來敷衍之中，淹沒不彰了。

我於 2010 及 2011 年三度到藍田輞川考察王維的兩所山莊別業，一是位在谷口的「終南別業」，王維自己營建以供養母親參禪精修；一是在位在孟城口的「輞川莊」，王維於母亡後買自前人舊莊，並在此完成《輞川集》。在實際山川的基礎上，我完成了三篇論文，第一篇以〈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為題，分別詮釋了這兩所山莊別業的特徵及其相應的詩文，[2]第二篇以〈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為題，針對《輞川集》四十首詩的內容，採用「以詩求證」的方法，逐首作了現地指證。[3]第三篇即本文，擬由〈輞川圖〉和《輞川集》本身，分析後人從〈輞川圖〉和《輞川集》衍生出來的輞川印象及記游詩文，重新解讀宋元明清以來的輞川別業傳說。

「王維輞川別業在藍田縣南輞谷內」的傳統說法，從《長安志》提出之後，到南宋・金之時才有進一步的發展，提出輞谷深處的鹿苑寺為王維遺跡所在，然後到明朝中期，才由藍田縣官方主導，在鹿苑寺中設王維祠，又摹刻〈輞川圖〉，清人因之。綜合他們的意見，他們認定的孟城坳在谷口內約 6.69 公里的今輞川鄉官上村，輞川別業在谷口內約 11.608 公里的今輞川鄉白家坪村，村中一株老銀杏樹被認為是王維手植。這些說法雖然與王維本人的陳述不合，與實際山川也不符，卻對古今中外學者起了很大的影響，本文將就此提出辨正。

1 俱見〔清〕呂懋勳《藍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附〔清〕胡元煐《重修輞川志》，卷六，頁 27，總 895。

2 見《中正漢學研究》總第 20 期（2012）。

3 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0 期（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問題之癥結

王維在世就享有大名，杜甫「高人王右丞」（全唐詩，杜甫，解悶十二首，230：2517）[4]五字，可作為他一生的考語。唐代的輞川，別業寺院林立，由上都長安朝發而夕可至；等於是臺北的陽明山，人人皆知其地。因而，當王維死後，輞川莊捨為清源寺，耿湋在此題詩，白居易兩宿此寺，都不必刻意說明輞川周邊形勝。

唐再變而為北宋，文人的思想風習有了變化。從陳摶高臥，到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人提倡《楚辭》、《陶淵明詩》，繪畫方面也出現文人畫。政治上，王安石再任宰相而兩度引退，甚至留下「丈夫出處非無意」、「野人休誦北山移」[5]詩句，都顯示了隱逸之風所寓涵的高潔形象，已被拿來作為士人出處的指導。在這個時候，王維詩被推崇固在意料之中，輞川別業也被優化為隱逸處所的代表，〈輞川圖〉則被一再重摹。到了金、元、明，此意更增。明代與清代，隱逸的尊高位置逐漸退藏到科舉仕宦的現實影像之後，然而在精神層面上，隱逸之思，仍佔據了讀書人的心靈。

在此背景下，明、清藍田縣的官員，持續展開修築王維祠堂、尋找輞川別業遺跡等具體行動。進入民國以後，王維輞川的研究，更集中到下面幾點：

（1）輞川二十景，都是王維的產業嗎？

有人主張《輞川集》二十題所寫之景都是王維的產業，本問題曾引起中國園林學界的關心，正反面主張的旗下都有許多學者，從園林史學、園林美學、園林建築學、文化地理學等多重角度去論述。本文由實際山川判斷，認為《輞川集》二十題所寫之景點並非個人產業，詳見內文對各景點的分析及註 3 論文。

（2）輞川圖的定位問題：

可從兩個方面來說，一是〈輞川圖〉對於引導游人尋訪王維輞川別業的作用，二是〈輞川圖〉在美術史上的定位。後者屬於美術界的議題，並非本文重點。至於前一項主題，因為許多人相信〈輞川圖〉的藁本出自王維本人，連帶也相信這幅圖可以指引他們，金人也好，明、清多位藍田知縣也好，都據此到輞谷深處尋找輞川別業，便是其例。民國以後的論文，也多在這種認知下展開。

4 本文引詩，除非另有需要，皆取用自〔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為節省篇幅，下文中凡引用《全唐詩》詩句，不再另作註釋，直接於詩句後標注（全唐詩，卷：頁）。

5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0，頁 340，〈松間〉。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輞川別業是一所還是兩所，位址究竟在那裡？

關於這個問題，陳貽焮、王輝斌和我是主張有兩所別業的，陳鐵民、李浩、陳允吉等人，則主張只有一個別業。陳允吉〈王維『終南別業』即『輞川別業』考〉一文，[6]可代表陳、李二人的見解。我的研究是以現地研究角度提出的，題目為〈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7]歡迎讀者自行比較與取捨。

這三個問題表面上各自獨立，其實三者是一個連環，研究者若能暫時放下後出的文獻，直接以王維本人的詩文為主證據，去與藍田縣的實際山川作現地比對，再以與王維年代相接的其他詩文去作旁證，就不難看清楚王維在輞川的兩所山莊別業的區別，和《輞川集》的真正所指，而且，因為〈輞川圖〉裡的山水形貌完全與王維的指述不合，便可以推定這幅圖對於找尋王維輞川別業的工作，其實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本文將以下列三個步驟，逐步進行論證：

1) 宋金元人藉由〈輞川圖〉與《輞川集》所揉成的輞川印象

2) 明清兩代向輞谷深處尋找王維別業的得與失

3) 〈輞川圖〉與《輞川集》內容的現地比較

在進入主討論之前，我作了一幅〈輞川相關地名示意地形圖〉（參閱圖01），[8]請大家參考，並請留意下面這幾個將會經常被用到的名詞，以免混淆：

- 輞水– 指輞水從秦嶺分水嶺形成之後，到注入灞水前的全部河段。
- 輞谷– 指輞水流經秦嶺終南山所切割出來的山間河谷。
- 谷口– 指輞水流出終南山時造成的兩山夾峙的山口。
- 輞口– 指輞水注入灞水之處，在藍田縣城西南角外。
- 輞川– 有三種概念：（1）直接等於輞水，（2）唐人詩文中，指谷口以外的輞水河段為輞川，（3）明清文獻中，常用以指谷口以內最初看到的寬谷到鹿苑寺之間的河段為輞川。

至於在我以前的學者們對於王維與輞川的研究論著，已經不勝數計。幸好在文學與園林的相關研究方面，曾有吳長城學位論文《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做過詳細報導；藝術相關研究方面，也在孫菊君學位論文《萬曆年間郭世元摹〈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石刻拓本研究》中被廣泛收集了，敬請參考。本論文

6 見陳允吉《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53– 271。

7 同註 2。

8 為便於彩色印刷之故，文中的圖片一律移置於正文之後，頁 152-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限於字數及本人的學術理念，對於學界先進的看法，一律不作評論。[9]

三、宋金元人藉由〈輞川圖〉與《輞川集》揉成的輞川印象

目前，公私收藏的〈輞川圖〉很多，本人所經眼的全圖影本有四種，一為〈臨王維輞川圖〉(本文簡稱〈郭本〉)，北宋郭忠恕（？－977）所摹，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10] 二為〈宋人臨輞川圖〉(本文簡稱〈宋臨本〉)，有宋徽宗跋語，也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11]三為《宋人畫輞川圖卷》(本文簡稱〈史博本〉)，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12] 四為郭世元摹〈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入石的拓本(本文簡稱〈石本〉)，這是萬曆 45 年（1616）藍田知縣沈國華請他摹刻的。[13] 既然石本是郭本的摹刻本，我乃以 Adobe Illustrator 重疊圖層的方式，仔細對比了兩幅圖，以「鹿柴」為例，崖間上下兩頭鹿站立的姿態完全相同；再以兩圖「北垞」[14]房舍左壁到全圖結束點的長度作比較，也幾無異同。兩圖中較大的變化是，〈石本〉對郭忠恕原圖所標的地名做了部份修改。

王維到底有沒有畫〈輞川圖〉藁本，郭忠恕所摹〈輞川圖〉的底本為何？後人應該怎樣看待〈輞川圖〉？南宋洪邁《容齋三筆》曾載李吉甫云：「其圖，實右丞之親筆」，歷來對此說接受者甚眾，但並未完全取得共識，即洪邁亦有所

9 吳長城《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陝西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9)，頁 1- 47。 孫菊君《萬曆年間郭世元摹〈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石刻拓本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論文，2004)，頁 1- 149。

1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園林名畫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38- 39。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第 17 冊，頁 63-70。

12 古國古代書畫鑒定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 216-217，圖京 2- 100。

13 美國普林斯頓博物館藏，據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圖版 72 轉引。又，《藍田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云：「《輞川真跡》橫幅六塊(包含郭忠恕《輞川真跡》題字)，每幅均寬 1.02、高 0.36、厚 0.07 米。…明代郭漱六刻鐫。」我未親見此刻石。

14 〈郭本〉的北垞即〈石本〉的南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疑。[15]古今議論中，以清高宗在〈宋人臨輞川圖〉跋語中所論最入情理：

> 余謂輞川雖王維別業，而圖本則未必出自王維。考新舊《唐書》維本傳，載其與裴迪賦詩相酬，兼及華子岡諸勝，而不言其自繪為圖。且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祇言維於清源寺壁畫輞川，別無繪全圖之說。彥遠唐人，其言自為足據。至宋黃庭堅始云摩詰自作圖，造微入妙。秦觀、黃伯思輩，遂從而耳食之，其後益轉相承述，諸人於畫理不精，且未深考，自不足為定論。蓋右丞止有清源寺壁畫，好事者因倣其大意，改為橫卷，或在同時，或在宋代，皆不可知。後世所有〈輞川圖〉，謂之臨摹則可，若云藁本真出維手，余斷以為不然。顧昔人無論及者，因跋是卷舉而出之，即題為〈宋人臨輞川圖〉，以釋傳疑而息聚訟。夫輞川固王維之別業，亦猶蘭亭為王羲之修禊處，今云〈王羲之蘭亭圖〉固可，而必非羲之所畫也，予謂〈王維輞川圖〉亦如是而已矣。壬辰（1772）仲冬中澣御識。[16]

乾隆帝指〈輞川圖〉非王維藁本，自是通達人之語。不過，他認為「彥遠唐人，其言自為足據」，其實張彥遠（815– 907）[17]與王維年輩不相及，王維死後，耿湋題詩但言清源捨寺及遺留書法，未及壁畫，[18] 不能以同為唐人便稱足據。

然而，若從傳播的角度來看，自從白居易「房傳往世為禪客，王道前生應畫師」（病中詩十五首之一，全唐詩，458：5199）詩句傳世以後，[19]李肇《國史補》又說：「王維畫品妙絕，於山水平遠尤工」，[20] 鄭嵎〈津陽門詩〉（全

15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6，頁 485，〈李衛公輞川圖跋〉條，載有：「李趙公（吉甫）題其（〈輞川圖〉）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贊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為家藏。」此題跋之真偽雖有可議，但此說流傳在當時士夫間，乃為事實；同時北方金人亦有相似的傳說，參閱註 47。

16 同註 11。

17 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卷 10，頁 149。

18 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07，頁 1572，耿湋〈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詩云：「…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塵跡留金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耿湋，應作湋。

19 按王維〈偶然作六首之六〉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全唐詩，125：1254）。

20 見〔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上，頁 18。李肇為元和、長慶、太和時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詩，567：6561）也載有會昌五年（845）滅佛時，曾打碎慶山寺壁王維畫之事，[21]晚唐五代人韋莊又有「靜閱王維畫，閑翻褚胤棋」（和友人，全唐詩，696：8015）之句，[22]王維能畫之名在唐時已著，從能畫一轉而傳為畫〈輞川圖〉於清源寺壁，不過是一線之隔而已。

北宋諸大家如蘇軾、[23]黃庭堅、[24]張耒，[25]都把王維和畫作聯想在一起的，秦觀且稱所見〈輞川圖〉為「摩詰輞川圖」。[26] 金・張通古在金大都曾見「摩詰所畫〈輞川圖〉」，[27]元・馮子振〈題郭主簿模摩詰本輞川圖卷〉云：「至今自貌輞川圖，規模想像郭忠恕」，也指〈輞川圖〉本出自王維之手。[28]經過明清兩代，到現在藍田縣文史委員樊維岳仍說：「〈輞川圖〉正好幫助游人按圖索驥，使輞川昔日面目再現。」[29] 然則，王維曾畫〈輞川圖〉藁本之事，其實雖未必有，而傳說由來已久，影響亦極遠大。

本節將有系統地檢討宋金元人對〈輞川圖〉的看法由來。追源溯始，應從王維與裴迪在「輞川莊」唱和的四十首詩談起，王維購買輞川莊約在天寶 11

21 鄭嵎〈津陽門詩〉云：「會昌御宇斥內典，去留二教分黃緇。慶山汙瀦石甕毀，紅樓綠閣皆支離。…煙中壁碎摩詰畫，雲間字失玄宗詩」。

22 又齊己〈南歸舟中〉：「…春容含眾岫，雨氣泛平蕪。落日停舟望，王維未有圖。」（全唐詩，838：9451）亦可參照。

23 見〔宋〕蘇軾《東坡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44，頁 2413〈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隱宅圖〉云：「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他認為池上竹是龍門白園的特徵，同理，〈輞川圖〉也可以反映王維輞川居止。又，卷 3，頁 108，有〈王維吳道子畫〉。

24 見〔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外集，卷 13，頁 1249，〈摩詰畫〉。

25 見〔宋〕張耒撰，李逸安等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1，頁 173，〈步下四望亭至東坡柳逕訪邠老不遇〉。

26 見〔宋〕秦觀《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 34，頁 1120- 1121，〈書輞川圖後〉。

27 見金・王寂〈遼東行部志〉，收入 金毓紱《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頁 2533。詳見註 46。

28 見〔清〕顧嗣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2），三集，丙集，頁 128，〈海粟集〉，馮子振，〈題郭主簿模摩詰本輞川圖卷〉：「辛夷塢外黃汴隔，亦復扁舟春蕩漾。…」

29 見樊維岳〈王維的《輞川別墅》、〈輞川圖〉與《輞川集》〉，《藍田文史資料》第 6 輯，頁 61-83，其文中對王維輞川的認識，便是從〈輞川圖〉而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載至 13 載間，初買此莊時，二人同遊同詠，傳世的《王維詩集》中，把它們合成一卷《輞川集》，並有小序，文曰：

>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全唐詩，128：1299）

序中有二十個遊止的順序，與詩篇排序相同。但是，這種排列方式明顯不合理。為了強調購宅而以〈孟城坳〉居首還有可說，但北垞在欹湖北岸，從孟城口輞川莊經由宮槐陌一路前去即達，應與臨湖亭、柳浪排在一起，為何先列南垞？文杏館位置較高，斤竹嶺是從輞水邊沿伸上山的，兩處位置都偏南，為何反而在前？兩垞既臨欹湖，水應更深，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乃輞水上游水淺之處，為何反在兩垞之間？

流傳的〈輞川圖〉以郭忠恕摹本最早，圖中二十一景次序與《輞川集》基本相似，[30]但也有相異處，「孟城坳、華子岡、鹿柴、南垞、欹湖、臨湖亭、北垞、白石灘」等八處，圖中的排序就與《輞川集》不同。至於爭議大的南垞與北垞先後，反與《輞川集》一致。

不同傳本的〈輞川圖〉上，排序也有小異，宋．莊綽《雞肋編》云：

>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岡、孟城坳、輞口莊、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鹿柴、北垞、欹湖、臨湖亭、欒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31]

莊綽所見〈輞川圖〉的次序與〈郭本〉大致相同，但也有小異：（1）增加「輞水」，（2）調整了南、北垞的先後位置。莊綽生於北宋而卒於南宋，其資料可能來自秦觀。秦觀在〈書輞川圖後〉中，不但詳細記下二十一景次序，還賦予豐富的語言表情：

> 元祐丁卯（1087），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

30 《輞川集》僅二十題，〈輞川圖〉增置「輞水」一項，稱為二十一景。
31 〔宋〕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下，頁 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木蘭柴，絕茱萸汴，躡宮槐陌，窺鹿柴；返（松案：返字前應有往字，原文無）於南北坨，航欹湖，戲柳浪，（松案：應有臨湖亭，原文無）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松案：漆園後應有椒園，原文無）。幅巾杖屨，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瓠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為夏侯太沖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32]

丁卯為北宋哲宗元祐二年，秦觀任蔡州教授。文中先以「余本江海人」起筆，為他所見的〈輞川圖〉作了定調，在各景之間所使用的動詞共十九個，依次是「入、度、經、憩、泊、上、並、絕、躡、窺、往返、航、戲、濯、酌、過、停、轉、抵」，其中僅有「入、度、經、憩、上、並」是陸行，其他都是舟行，最後「抵漆園」而登陸。換言之，文杏館、木蘭柴、茱萸汴、南坨、北坨、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園十三個景點都是乘船可到，全程大多數在川上。特別是「文杏館」，各本〈輞川圖〉都把它畫在山上高位，而秦觀第一次和第二次作跋，都使用了「泊文杏館」。秦觀當然沒有到過實際的輞川，他這樣的理解〈輞川圖〉，加強了水岸意識，壓低了山勢的作用，與北宋文人山水思潮是一致的，而且與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宋人畫輞川圖卷》（簡稱〈史博本〉）的表現極為相似。

〈史博本〉裡面輞口莊和臨湖亭、柳浪的樣貌，都與〈郭本〉十分相似，可見此位畫者應該是看過〈郭本〉的。但是，在〈史博本〉中有幾點很大的變化：[33]（1）他修改了卷首的華子岡和孟城坳，並刪去〈郭本〉中用來放置華子岡的那一段畫面，（2）北坨和南坨相鄰，北坨置前。（3）把欹湖景區移後到全幅五分之四的位置，（4）畫面中的山水，〈郭本〉大多數山勢高峻，水流深窄，〈史博本〉則以遠山寬水為主，境趣大相逕庭。換言之，〈史博本〉是有意大幅修改〈郭本〉的，其最大的改變就是強化了水岸意識，它把欹湖移後，不但擴大了欹湖範圍，竹里館等景點也都被放進水中央。

32 見《淮海集箋注》，頁 1120– 1121。後來秦觀再次看到同一幅圖，又寫下一個長跋，真蹟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題為〈秦觀書摩詰輞川圖跋〉。收入《故宮書畫錄》，卷 3，第 1 冊，頁 214-218。

33 原圖上沒有地名題稱，我以〈郭本〉比較，排序為：華子岡、孟城坳、輞口莊、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汴、宮槐陌、鹿柴、竹里館、北坨、白石灘、南坨、欹湖、臨湖亭、柳浪、欒家瀨、金屑泉、漆園、椒園。辛夷塢難以辨識，未排列，至於南北二坨的順序，從圖中屋宇水石和〈郭本〉的相似度來說，置前的畫面應是北坨。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從元代詩人來說，他們不論是題詠〈輞川圖〉，或以用典手法使用〈輞川圖〉一詞，都從遠山平川著眼，如黃公望（1269－1354）〈王維秋林晚岫圖二首〉云：

> 群山矗矗凝煙紫，萬木蕭蕭向夕黃。豈是村翁戀秋色，故將輕舸下橫塘。
>
> 秋風荏苒汎晴光，處處村村帶夕陽。一段深情誰得似，故知輞口味應長。[34]

又，柯九思（1290– 1343）〈題黃子久（黃公望）吳門秋色圖〉：

> 幽人來往吳中道，獨掉秋風海上仙。何處歸帆頻倚岸，幾家茆屋傍流泉。水禽款款集深渚，夕照霏霏媚遠天。點筆忽驚埃盡外，恍疑身在輞川邊。[35]

鄧文原（1258– 1328）〈王維高本輞川圖〉：

> 輞口風煙春日遲，淺沙深渚帶東菑。紅杏花開翔白鶴，綠楊絲裊逗黃鸝。山雲寂寂入寒竹，野露瀼瀼裛嫩葵。誰似右丞清絕處，千秋一士更何疑。[36]

三首詩中對輞口、輞川圖的形容，都著眼在水岸的特徵。〈王維秋林晚岫圖二首〉中，黃公望雖然以「群山矗矗」起筆，但詩中的輕舸橫塘、處處村村，都是寬平川原之象，由末句來看，他認為秋林晚岫圖也是畫輞口莊的。〈題黃子久吳門秋色圖〉句中的輞川是用典，他以身在輞川來類比深渚遠天的吳中山水。鄧文原（1258– 1328）所題詠的《高本輞川圖》，就是前述〈宋人臨輞川圖〉，此圖全卷都是高山疊嶺，但鄧詩中只有「山雲寂寂」四字寫到山，反而著重在「淺沙深渚帶東菑」的水岸。

同樣現象也在柯九思和貢師泰的詩中出現，柯九思的〈王維輞川圖〉云：

> 右丞脫卻尚書履，布襪青鞋弄煙水。藍田別業堪畫圖，矮本丹青自游戲。華子岡頭輞口莊，湖亭竹館遙相望。小橋摺轉青紅窗，樹巢歷歷煙茫茫。欒家瀨前兩舟上，柳浪一尺清風狂。詩成相與和者誰，我家裴迪無能雙。丘壑風流固如此，安知畫外清涼意。[37]

貢師泰（1298－1362）〈題王維輞川圖〉云：

---

34 《元詩選》三集，戊集，頁 740，黃公望〈大癡道人集〉。
35 《元詩選》三集，戊集，頁 228，柯九思，〈丘丹生稿〉。
36 《元詩選》二集，丙集，頁 291，鄧文原，〈素履齋稿〉。
37 《元詩選》三集，戊集，頁 219，〈丹丘生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圖縱奇觀，江山鬱相繆。兩坨矗岩岩，重湖渺悠悠。邃宇抗疏嶺，危亭俯圓流。春塢辛夷發，夏陌高槐稠。竹館翠陰晚，萸汭紅實秋。遠墅漆未割，近園椒欲收。驚鳥避溪泉，野鹿逐巖幽。日暮川上歸，涼飆蕩孤舟。靄靄雲氣合，漠漠煙光浮。[38]

兩詩都是直接題寫〈輞川圖〉的，柯九思對畫本內容的交待比較模糊，他先以「自游戲」指出輞川原圖乃王維自畫，接下來六句寫畫中內容，沒有一個字寫到圖中大量出現的高山疊嶺。貢師泰也僅於首聯泛寫全景時，在「江山鬱相繆」句中有山字，接下來他以十六句具體分析圖中景觀，只有「邃宇抗疏嶺」表示屋宇是建築在山嶺下，而山嶺則是「疏嶺」。前述的四種〈輞川圖〉中，只有〈史博本〉的一部分山勢可稱疏嶺，其他各本都是重巒疊嶂，可是貢師泰好像沒有看到這一點。換言之，他們讀圖的時候所作的取捨，是在水而不在山。

在眾作中，只有楊敬悳（約 1318 年前後在世）的〈題郭主簿模摩詰輞川圖卷〉二十首絕句，[39]忠實呈現了〈郭本〉的畫境，如〈文杏館〉的「種杏白雲間」、〈斤竹嶺〉的「虛籟涵清漪」、〈鹿柴〉的「崖蹙石林稠」、〈茱萸汭〉的「白雲封不開」、〈南垞〉的「階前雙白鶴」、〈欒家瀨〉的「漁翁互相呼，放船莫輕下」皆是，尤以〈華子岡〉詩：「蜿蜒浮遠空，慘淡凝古色。出雲亦何心，既雨返無極」，蜿蜒指群山，浮遠空極言其高，三四句的出雲返雨，亦象山高之貌，與〈郭本〉在華子岡幅中的連巒峻嶺形貌相符。為何楊敬悳會有如此的表現？可能是因為他每一首詩分詠圖中一景，必須實寫畫面，沒有騰挪的空間。

綜上所述，宋元重要詩人畫家，都相信王維畫了〈輞川圖〉的藁本，對它尊崇喜愛。然而，他們的指間臨摹著處處高山，他們的眼中流覽著疊疊深谷，卻同時又在題詠的時候，把它說成平山遠水，甚至，在《史博本輞川圖》中，連圖中所畫的山水也改為平山遠水，其故安在？

其實，形成這種輞川印象的真正原因，正是因為《輞川集》與〈輞川圖〉的描寫並不相同，他們在題詠時，主要是接受《輞川集》而來的。

藍田輞川的知名度雖然很高，可是遍查全唐詩和全唐文，關於王維輞川居止的詩文，在元稹、白居易、牟融以後就看不見了。[40]相對的，〈輞川圖〉和輞

38 《元詩選》初集，戊集，頁 1397，〈玩齋集〉。

39 《元詩選》三集，己集，頁 291，〈仲禮集〉。

40 牟融〈題李昭訓山水〉末句云：「山水幽居勝輞川」（全唐詩，467：5309），此後，溫庭筠〈寄清源寺僧〉詩，有「窗間半偈聞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全唐詩，578：6717）之句，玉峰即玉山、終南山，藍水即藍田水、輞川，清源寺即輞川莊所捐建，但溫庭筠並未提到王維。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詩則日益受到重視。然而，實際到過輞川的人卻幾乎沒有，這就給了讀者在實際山川經驗之外解讀輞川的虛擬空間。換言之，這批擁有豐富的詩文寫作能力與閱讀涵養，又有深厚文人畫背景的詩人和畫家們，完全無視於遠在陝西藍田縣輞川的實際山川，只想從字面上去解讀王維詩，而《輞川集》和其他保存在《王維詩集》中的大量詩篇，正可以讓他們自由組合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輞川情貌。也就是說，他們一面從傳世的〈輞川圖〉中，接受輞谷高山深谷的印象，一方面又從《輞川集》等詩文中得到平山遠水的概念，乃依違在這幾乎相反的兩種山水想像，憑虛述虛，以成就山水隱逸的境界，雖矛盾而不顧。

四、明清兩代向輞谷深處尋找王維別業的得與失

（一）宋、金、元到明朝正德以前的發展

對於西安府和藍田縣的人，僅僅讀輞川詩和〈輞川圖〉是不充分的，他們是輞川的鄉人，為外人指示王維輞川別業的所在，乃是他們無可旁貸的責任。因此，從北宋・宋敏求的《長安志》開始便提出了：

> 清源寺，在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為寺焉。[41]

宋敏求所依據的可能是〈輞川圖〉或《輞川集》小序「余別業在輞川山谷」之語，但小序的真實性本已可疑，「輞川山谷」四字亦從未見於其他記載，而且，由白居易詩已可確定清源寺不在輞谷內，[42]《長安志》此條和〈輞川圖〉、《輞川集》頂多是三位一體的無效的循環論證而已。

為了求證，我搜檢了大批宋金元明清的總集和別集，得知在嘉靖以前訪問過輞川且留下題詠的只有六人，一位是北宋蘇舜欽，一位是金人張通古，兩位元人是張詢及宋褧，兩位明人為朱誠泳和何景明。[43]

---

41 〔宋〕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1989），卷 16，頁 169。

42 請參閱簡錦松〈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30 卷 1 期（2012），頁 167-204。

43 俗傳有歐陽修詩〈藍田〉一首：「歸軒才入藍田關，逢人先問藍田山。右丞舊墅已陳跡，荒途荒跡稀人煙。古城尚照古時月，但有輞口無淪漣。官槐文杏總蕪沒，疇復知有開元年。浮方變滅一轉眼，古今同盡誰愚賢。駐顏餐玉亦虛誕，祇今何處求瓊田。」，按：歐公宦跡不到長安，歐陽修《居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四部叢刊初編》，1966），亦不載此詩。此詩全首之平仄，上句皆合二平五仄，下句皆合四仄三連平，並非出於庸手。待考。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舜欽（1008–1048）〈獨遊輞川〉詩云：

行穿翠靄中，絕澗落疏鐘。數里踏亂石，一川環碧峰。暗林麋養角，當路虎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44]

蘇舜欽之父蘇耆曾為陝西轉運使，其父生前及死後，他兩度到陝府，[45]此詩約作於景祐四年（1037）六月或八月。[46]蘇舜欽對於古蹟和山水遊歷都有興趣，從他遍訪大明宮、南內、城南遺蹟，以及終南山紫閣寺、悟真寺、王順山等行蹤可知，輞川之遊，當然有訪問王維遺跡之意。但他此次入山不深，從第三句「數里踏亂石」看來，他在無路中緣溪踏石只行數里，以這樣的里程，應該只走了縣城到谷口間這一段輞水，沒有進入輞谷。若再以他同時所作的〈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藍田悟真寺作〉、〈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等詩來比較，各詩都有到達的地點，也都有人接待，此次〈獨游輞川〉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應是「清源寺」已不存在，而「鹿苑寺」尚未建造之前。

第二位，是金代張通古（1088－1156），字樂之，封譚王。[47]金熙宗皇統五年（乙丑，1145）為行臺尚書右丞，自汴京赴長安公出時曾遊輞川，有〈游輞川問山神〉及〈代山神答〉二詩，並有自序云：[48]

---

44 〔宋〕蘇舜欽，《蘇學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1966）卷6，頁7，又見，傅平驤、胡問陶校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卷1，頁66。

45 蘇舜欽於景祐元年（1034）舉進士，於春末赴陝省親，次年正月父死，扶襯歸開封。三年（1036）作〈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乃再赴長安訪舊時，此詩以下題詠長安唐代及城南唐代古跡詩多首。

46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卷1，頁67，有〈藍田悟真寺作〉云：「旅食長安城，迴遑奔走無停行，…偷閒得至玉峰下，為聞悟真之寺之嘉名。…是時八月初。」同卷，頁70，又有〈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云：「蒼崖六月陰氣舒，一霎暴雨如繩粗。」，王順山、悟真寺與輞川同在藍田縣，二詩中可能有一次與輞川之游為同一次旅程。

47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八十三，〈張通古傳〉：「張通古，字樂之，天德二年，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

48 張通古詩僅存三首及六句殘句，〔清〕郭元釪，《全金詩（增補中州集）》（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康熙五十年刻本）只錄一首，此處所引者，不見於集中，乃收錄於金毓紱《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王寂〈遼東行部志〉，頁2533。係王寂在懿州返照庵的牆上，看到張通古上述游山詩碑的拓本。懿州為遼陽行省治所，返照庵亦為懿州名剎，張通古封為遼王，可能有人將他的游山詩刻石，拓本流傳至此，張於壁間。其餘殘詩六句中，題為〈鹿苑寺〉的有「前旌臨輞水，一雨霽藍關」、「怒浪平欺石，晴雲猶戀山」，以律詩平仄來看，這兩聯應該相黏，但詩意並不連屬，原詩不全，無法更進一步推測。至於另兩句「人間無此景，樹下悟前生」，更有押韻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頃在闕下，閱摩詰所畫輞川圖，愛其山水幽深，恐非人世所有，疑當時少加增飾。暨奉命來長安，暇日與都運劉彥謙、總判李願良同游此川。將次藍田，望玉山，已覺氣象清絕，自川口至鹿苑寺，左右峰巒重複，泉石清潤，花草蒙茸，錦繡奪目，與夫浮空積翠之氣，上下混然，宛如在碧壺中，雖顧、陸復生，不可狀其萬一。方知昔之所見圖本，乃當時草草寓意耳。

古棧松溪曲繞巖，亂山隨步翠屏開。不知摩詰幽棲後，更有何人曾到來？（問山神）

好山好水人誰賞，古道荊榛鬱不開。一自施僧為寺後，而今再見右丞來。（代山神答）

從自序到兩首絕句所記的〈輞川圖〉及捨宅為寺之事，都是常見的王維掌故。從「自川口至鹿苑寺，左右峰巒重複」「古棧松溪曲繞巖，亂山隨步翠屏開」的景觀看來，川口似指谷口，鹿苑寺似在輞谷中。資料不足，不能確定此寺不是明人所見的鹿苑寺。但前文所引南宋《容齋隨筆．三筆》（1196年），[49]曾載有鹿苑寺，此處張通古又稱此鹿苑寺乃王維施宅所為之寺，其後，逐漸變成元明清人對此的共同主張，其傳說發展的軌跡如此。

第三位，是元代的宋褧（1294－1346），其〈閿鄉道中〉詩有自注云：

歸程過藍關、秦嶺，宿藍橋，觀裴航洞，上七盤嶺，下瞰輞口莊。[50]

「藍關、秦嶺」指今商洛市商州區最北端的牧護關及秦嶺分水嶺，「藍橋、裴航洞」，在今藍田縣藍橋鎮，「上七盤嶺，下瞰輞口莊」，則是指經由秦嶺山頂的「商州武關驛路」，過七盤嶺，將至藍田縣城這一段。宋褧是在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任陝西行臺都事，上任僅月餘即召拜翰林待制，時間上不允許多作停留，當他視察途中經過藍田縣時，只在七盤嶺下瞰輞口莊，並沒有繼續深入輞谷。我曾模擬他的經驗，從七盤嶺向四方眺望，向東南可以看到輞谷內模糊影像，向西北可以看到谷口外清晰風景。不過，由於他使用「輞口莊」一詞與〈輞川圖〉的「輞口莊」題稱相同，因而不能確定其真正的下瞰方向為何。

第四位，是元代藍田人張訥，曾任監察御史，早卒。元末盜起，其孀妻守節自縊死。張訥僅存二詩，一為〈輞川歌〉：

同的問題，不知與前題有無關係，僅可確定是在輞川所作。

49 參見註 15。

50 見〔元〕宋褧，《燕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97）卷5，頁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終南山色多奇好，輞谷林巒深杳杳。……東瞻崔子之洞泉，西踏王維之故阡。二仙渺邈已陳跡，往往故老相遞傳。幽哉招提幾千古，梅林蓊鬱含蒼煙。……龍蟠谷口虎踞關，誰將此景傳人間。[51]

詩中提出輞谷內有王維故阡及古寺，由「東瞻崔子之洞泉，西踏王維之故阡」的對比方位，[52]再參以〈輞川即事〉的內容，綜合來看，詩中所指的地點，似即明人的鹿苑寺：

> 霜寒木落千崖枯，山窮水盡行人孤。探奇浪跡輞川上，別是乾坤一畫圖。鹿苑山前鹿苑寺，王維舊跡茫無處。……削壁千尋川上立，遊人指點幾秋春。[53]

明代李東編《藍田縣志》時，未見到前述金人張通古詩，以為「鹿苑寺」之名首見張訥此詩，感歎不知此寺何年所建。[54] 至於張訥所說王維故阡，從「王維舊跡茫無處」來看，張訥當時也只聽到傳聞，並沒有見到墳的舊跡。明以後改稱為王維母墳，王維母為士大夫之妻，應隨夫葬，傳說不必可信。

第五位，是明代受封於西安府的秦王朱誠泳，在其《小鳴集》中有〈恩賜勝覽錄〉一卷，記載他於弘治六年（1493）二月，由西安府出發，遊歷太白山鳳泉（今太白山森林公園入口的鳳凰泉）、臨潼溫湯（即驪山華清池）、石門溫湯（即湯峪）的沿途所見。他從驪山而來，須經藍田縣城，明代由藍田縣城往石門湯泉的道路，是由西門出城，從西原渡橫過灞水後，上白鹿原，經安村，然後由東南下原始達。[55]

朱誠泳在藍田縣作了四首詩，一首是驪山往藍田縣途中，一首是渡灞水，一首是登白鹿原時遠望輞水，一首是東望王順山。渡灞水時，他南望秦嶺如屏張開，谷口在西原渡的西南方約 156 度，直線距離約 6.4 公里，他有詩云：

---

51 〔明〕李東《隆慶藍田縣志》(隆慶五年辛未刊本，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卷下，53 上。

52 崔子洞泉即錫水洞，洞在傳為王維手植銀杏的東北 22.7 度，直線距離約 4.1 公里，確有東西對比關係。

53 《重修輞川志》，卷 6，頁 17，總 875- 877。

54 《隆慶藍田縣志》，卷下，29 上：「不知何時何人又改清源為鹿苑矣」。按：《雞肋編》，卷下，頁 97 云：「唐人記云：『後表所居為鹿莊寺』」，應出於此，鹿莊鹿苑，不知孰為正，後來清人周煥寓亦稱〈鹿苑寺〉為鹿莊寺，蓋因《雞肋編》而改。

55 《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1，有〈藍田縣地理圖〉，石門湯泉路由縣西門出城，渡灞水，經白鹿原而往。又，《重修輞川志．文徵錄》卷 1，頁 15 下，總頁 948，蔣文祚〈灞水建渡記〉：「一置南郭外， 一設西原麓，招舟子以渡，蔑不利焉」。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華晴色動春朝，谷口雲開雪盡消。四面好山青繞郭，一溪流水綠平橋。雞鳴草店炊煙亂，雉雊桑田土脈饒。白石如粳聞可煮，茂陵人去詎能招？[56]

時為二月，故云「谷口雲開雪盡消」，繞郭之「郭」，指藍田縣城，「一溪流水綠平橋」，指灞水。他並未進入輞水流域，只在登上白鹿原的道中，下眺平坦的輞水川原美景，在「緬想昔人，不覺有述」的心情下，他寫了這首詩：

山路縈迴古木疏，輞川風景小蓬壺。詩從初調能窺雅，畫到無聲不用圖。遠岸輕煙籠細柳，野田流水長新蒲。懷人幾度空惆悵，不見驪龍照乘珠。

「山路縈迴古木疏」指登上白鹿原的山路，「遠岸輕煙籠細柳，野田流水長新蒲」即前述由高處下望輞川所見的風景，由於白鹿原狹長地形及偏斜角度的雙重限制，他從這條登山路上所看到的輞川人家，主要是縣城南郭外兩、三公里的範圍，最遠處大約能看到今環山路的輞峪河大橋，再往南的部份，視線就被同為白鹿原的山體所遮。換言之，這次旅程中，朱誠泳連谷口外的輞水都未能全部望見，更沒有進入輞谷。

第六位是何景明，他於明武宗正德 13 至 16 年（1518– 1521），出任陝西提學副使，[57]提學工作須巡迴到管內州縣考校儒學生員，當他到藍田縣時，即便道往遊輞谷，寫下〈輞川〉及〈鹿苑寺〉二詩：

飛泉萬壑通藍水，仄徑千峰入輞川。野老那知旌節到，世人空作畫圖傳。黿鼉岸坼深無地，雞犬林開忽有天。即此買山堪避俗，桃源何必訪神仙。（輞川）[58]

舊宅施為寺，青山屬野僧。高人不可見，勝跡已無憑。色藉荒庭草，陰垂古殿藤。千崖一微徑，異代幾攀登。（鹿苑寺）[59]

這兩首詩有共同的特徵，都以「仄徑千峰」及「千崖一微徑」來形容輞川的重巒疊嶂，又以「野老那知旌節到」及「高人不可見，勝跡已無憑」來形容其僻

56 本詩及下詩，以及相關記載，悉見〔明〕朱誠泳《小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97），卷 10，頁 25– 28。

57 據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80），頁 263-264，〈李夢陽・何景明年譜簡編〉，何景明於正德 13 年（1518）任陝西提學副使，約於是年九月到任，至正德 16 年（1521）六月，因病請假歸信陽，八月五日卒。

58 〔明〕何景明《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出版社，1889），卷 27，頁 487。

59 《何大復集》，卷 22，頁 4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野荒涼。若再分別來看，第一首的「飛泉萬壑通藍水」與〈輞川圖〉的第一區所繪多道泉水從山中流入輞川相似，第二首的「舊宅施為寺」，表示他也相信鹿苑寺就是王維所捨宅。從何景明詩中，我們看到明人向輞谷中尋找王維輞川別業的大局已經被打開了，「輞川」不再是王、裴二人原本所指的「谷口以外」的平川，而是「谷口以內」的輞谷部份河段。

（二）明代嘉靖以後的發展

明人向輞谷深處尋找王維別業，不是個別行為，而是由藍田知縣與本地鄉紳共同發起的，率先把眾人帶進輞谷深處鹿苑寺去的任文獻，就是弘治十三年（1500）前後在任的藍田知縣。[60]其他熱心參與輞川別業訪尋工作的，或為藍田知縣，如王邦才、沈國華、胡元煐等，或以鄉紳身分編纂方志者，如榮華、榮察、李東、李進思編《藍田縣志》[61]、胡元煐《重修輞川志》皆是。

此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李東，他是正德 12 年（1517）進士，初任鎮江府丹徒縣知縣，召補監察御史，[62] 嘉靖三年（1524），他巡按四川，[63]爾後三、四年間，不知何時，因何緣故，辭官返鄉。[64]嘉靖八年（1529）二月，他將榮華所作而未出版的《藍田縣志》重新編次，又於同年重陽日與友深游輞川，並詳記所見：

> 嘉靖己丑，予同尚書劉公璣為遊，時值九日佳節，且行且坐，且歌且飲，從容登眺，……故始得其詳如此。[65]

此遊之後，他作了〈輞川說〉，又與知縣韓瓚新修王維祠，據其所記：「王右丞祠在輞川鹿苑寺，舊無祠，惟寺西南隅一矮屋中，眇然塑像，侍坐於達磨諸

---

60 《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34 上，云：「弘治六年進士，由監察御史改任，邑志曾經其修纂。」按：任文獻修志在弘治十三年。

61 榮華，號雙溪，藍田人，中成化 16 年（1480）鄉試，成化 17 年（1481）進士，歷鞏、嵩、無錫知縣，以監察御史按察四川，見《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48 上 。榮察為華之子，號輞川，中弘治 14 年（1501）鄉試，正德 12 年（1517）進士，見同書，卷上，頁 49 下。李進思為李東之子，中嘉靖 7 年（1528）鄉試，歷四川安岳直隸、容城知縣，吏部給假回籍，見同書，卷上，頁 51 下 。

62 《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51 上。

63 《隆慶藍田縣志》，卷下，頁 20 下，載李東〈藍田王侯修理記〉：「嘉靖甲申（3 年，1524）夏，余奉命出按南服，假道家山省丘隴。」

64 《隆慶藍田縣志》，卷下，50 上，載李東〈憫歲二首〉云：「屈指投簪逾五霜」，可見他從監察御史返鄉是辭官。

65 《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4 上，〈山川篇〉。按：劉璣（1457－1532），字用齊，號近山，陝西咸寧人，正德五年以戶部尚書退官家居二十餘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僧之下，其非所宜。予於嘉靖己丑（8年）改後佛殿為之，亦肖像焉，因牓其門曰『王右丞祠』。時有知縣瓚者（韓瓚）成其事也，予詩以紀之。」[66]祠成之後，他經常邀請貴客來王維祠，如提學敖英、提學呂柟、提學白悅等，皆有題詠，可說是輞川別業在輞谷深處之說的最大推手。

下面，是我從《重修輞川志》整理出的五篇重要文章：[67]

〈輞川說〉，李東，監察御史，明嘉靖 8 年（1529）作。

〈遊輞川記〉，陳文燭，四川左參政，明萬曆 11 年（1583）作[68]

〈輞川圖賦〉，王邦才，知縣，明萬曆 31 年（1603）作

〈遊輞川記〉，胡元煐，知縣，清道光 14 年（1834）作

〈游輞川記〉，周煥寓，清道光 18 年（1838）作

此外，還有沈國華在萬曆 45 年（1617）作的〈續遊輞川記〉，胡元煐之弟元燦在道光 18 年（1838）作的〈遊輞川〉，以及魏一德在與周煥寓同游之後所寫的〈遊輞川歌〉，它們記錄山川雖不及前五篇，仍有相當價值。討論時，我依照行程所需，分成六段，先列舉原文，再加以解說：

1、從縣郭到谷口

李東：川在今縣治正南，八里，川之口，兩山壁立，下即輞峪河，蜿蜒由東南而來，發源藍水，[69]北行合灞水，達於渭。（按李東另文云：「輞

66 《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10 上，〈祠墓〉。按：《重修輞川志》，卷 6，頁 26 下，總頁 894，有任文獻〈九日遊輞川〉詩云：「嶢嶺煙連楊柳路，輞川香散菊花糕。詩中有畫傳千古，洞口新祠祀二豪。」則任文獻在李韓之前曾修王維祠，其事不詳。

67 李東〈輞川說〉，見《隆慶藍田縣志》，卷下，頁 28 上。其餘四篇，俱見《重修輞川志》，卷 4，頁 14 上，及卷 6，頁 1 上至頁 8 上。

68 〔明〕陳文燭《二酉園續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11，頁 2 下，〈懷杜亭記〉：「戊寅（萬曆六年，1578）春，遷山東參政以去，庚辰（八年，1580）春，宅先大夫憂，癸未（十一年，1583）春，詔以前官分守川北。」路經西安時，往遊藍田。又按，此篇未收入《二酉園集》正續集。

69 諸人所說「輞水發源藍水」，應是誤會。他們相信流經藍橋的藍水，在秦嶺東南方向，伏流進入秦嶺山體後，從錫水洞流出，成為輞水。據現地調查所見，錫水、凌雲兩洞內有水流，洞外 34°4'19.48"N，109°23'50.9"處有明顯小溪流，在 34°3'14.96"N，109°21'59.47"E 處注入輞水，為輞水諸支流之一，並非輞水主流；至於洞中之水是否來自藍水，則不可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在縣正南，川之口去縣八里。」[70]）

陳文燭：出縣南門，行八里，饒佳山水。至川口，兩山壁立，下即輞峪河也。藍水東南發源，北合灞水，達於渭河，蜿蜒數十里而下，如車輞然。

王邦才：出郭而南，十里之許，名曰輞峪，兩山相門，水自南出。

胡元煐：乘肩輿出南門，行八里許，抵川口，兩峭壁橫插霄漢，下即輞谷河，河自商嶺東南來，北流入灞。

周煥寓：同乘肩輿出南關，八里至谷口，即簣山口，兩峰對峙，危聳摩天，水聲潺潺，從山隙中奔出。小碧（胡元煐字）曰：「此藍水也，一名塬水，自商嶺過藍橋，入輞谷，出谷北流，而注於灞。環湊淪漣如車輞，故曰輞川。」

五人的出發點都是縣郭，寫景的起點都是谷口。我曾沿著輞水河床實測從谷口到輞口的距離，約 6.52 公里。輞口，是唐人對輞、灞二水會流口的稱呼，亦見於王維與裴迪詩，其代表位置在 34° 8'33.67"N，109°18'32.72"E 處，此點離開縣城南門，直線距離約 1.02 公里，視向角度 245°，鄰近的灞河南岸水面高程約 491 米。從縣道藍葛公路的南河大橋上西望，首先看到 G40 滬陝高速公路橋，再望過去不遠處便是輞口。

如果不計算輞水河道，由縣郭南門計算道路里程也可以，縣郭南門現為南關鎮，距灞水約 240 米，渡灞水到約 840 米處為大寨村入口。此後可沿藍葛公路計算，約 2.39 公里的路口，相當於王維從華子岡轉下輞川莊處；約 2.81 公里處為今環山路與藍葛公路十字；約 3.59 公里到營上村，開始有土坡在公路東側；約 4.09 公里處土坡斷壁明顯升高；約 4.21 公里處，坡壁高約 14 米；約 5.33 公里處為登七盤嶺入口（即斤竹嶺，今薛家村）。約 5.89 公里處，西側有村橋可渡輞水，王維〈欒家瀨〉詩中的「南津」可能在此；約 6.14 公里處，公路左轉進入谷口。不過，明清的谷口道路應比現代公路更接近水面，因此，我也從公路下降到約 34°5'38.48"N，109°19'44.10"E 的輞水濱測量，總計縣郭到谷口陸路約 6.20 公里；以明代量地尺換算為明里為 10.553 里。[71]

由實測證明，「八里」之說是錯誤的，王邦才「十里之許」才合乎實際山川。

70 見《隆慶藍田縣志》，卷上，頁 4 上，〈山川．輞川〉條。

71 明代量地尺，1 尺等於 32.64 公分。5 尺為一步，360 步為一里，所以一里等於 0.5875 公里。見邱隆〈明清時期的度量衡〉，載於河南省計量局《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頁 344–3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由進入谷口至峽谷結束

進入谷口之後這一段，各家說法大同小異：

李東：由口而南，鑿山為路，初甚狹且險，計三里許，忽豁然開朗，

陳文燭：其路則鑿山麓為之，有甚險者，俗號三里匾。徒步依匾而行，過此則豁然開朗。

王邦才：深崖陰谷，無路可通，就山鑿石，棧棧弗弗，寬不過尺，必須振衣怯步，走出三里，而後大川即焉，名曰輞川。

魏一德：初入谷口水淪漣。迴環曲折登蒼麓，層層石笈依雲懸。倒下簣山錫水洞，山迴路轉別有天。自注：簣山下即輞水，入山十餘里有錫水洞，相傳為高僧錫杖所通，故名。

胡元煐：其路則依山鑿石為之，甚險，俗呼為三里匾。循匾而行，湍激淙淙，崖石奇詭，斗折處幾不受趾，扳蘿猿引，神為之悸。再行二、三里許，忽豁然開朗，

周煥寓：余躊躇四顧，直疑無路通幽。稍折而東，則隨山麓高下鑿石為徑，約四、五里。舊名三里匾，盤折崎嶇，怵心駭目。過匾，豁然開爽。

谷口由左右二山相峙而成，西為簣山（《光緒本藍田縣志》稱天馬山或嶢山或簣山），東為終南山七盤嶺（《光緒本藍田縣志》稱嶢山），兩山有共同特徵，在谷口外側的部分，土壤層厚，可居人。在谷口內側的部份，都是石質的峭壁。從山頂觀察峽谷走向，可看到輞水從上游直對簣山而來，然後向北曲折，環抱簣山，衝擊七盤嶺，再隨山曲折，奔下谷口。諸人所言鑿石為路，應指在七盤嶺山麓，沿輞水北岸開闢的砭道。

進入谷口後，約行 1.78 公里到簣山的南麓山谷（約 34°5'0.44"N，109°19'45.87"E），現為大型砂石場，有支流，已乾涸。1.78 公里等於明代 3.03 里，是諸人所說「三里匾」的盡頭，事實上，這裡仍在狹窄谷中，要往前再走 1.01 公里，約在 34°4'47.44"N，109°20'8.48"E 一帶，才離開狹谷，此測點在輞水東岸，海拔高程約 554 米，隔水即 G40 的輞川三號隧道出口。總計從谷口到出現「過匾，豁然開爽」的景觀約 2.79 公里，換算明尺為 4.75 里，只有周煥寓正確，其他四人無警覺地沿用傳說資料，都不正確。[72]（參閱圖 02）

3、所謂第一區

離開峽谷後，前方山勢豁然開朗，眾人都認為這裡就是輞川，同時也是〈輞

72 又，魏一德〈遊輞川歌〉云：「入山十餘里有錫水洞」，實際約 10.1 公里，換算明尺約 17.2 公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圖〉的第一區。

李東：忽豁然開朗，圍轉周匝約十數里，如車輞然。巖光水色，晃耀目睫，良田美景，雞犬相聞，在水之兩涯，居人惟五、七家，出作入息而已，有太古風，此川之第一區也。

陳文燭：過此則豁然開朗，山巒掩映，似若無路，良田美地，雞犬相聞，可漁可樵，可耕可牧，此第一區也。沿岸而南，有茅屋數家，黃髮垂髫携酒以迎，就石間飲之，驩甚。問東西南北，若不知者，以日影為度焉。

王邦才：走出三里而後大川即焉，名曰輞川。夫川胡以輞名也？水不直行，逶邐為灣，傍灣為田，雞犬相聞，煙火相連，出作入息，猶有上古之遺黎，夏麥秋稻，無慮旱潦之失天。

胡元煐：忽豁然開朗，平疇曠野，柳栢竹樹之蔭，森布蒙密。西崖居民六、七家，倚岩結構，雞犬相聞，一、二野老出作入息，依然太古之風。

周煥寓：過區，豁然開爽，「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逼肖斯景，此第一區也。邨居數十家，護以喬木，杏紅梨白，掩映頹垣門巷，詢之土人云：「即北垞」，小碧先至，瀹茗以待，就茅店促膝縱談，不禁心曠神怡，低徊不忍遽去。

首先請注意，李東「團轉周匝約十數里，如車輞然」一語，乃是結論性的敘述，指出入峽後的輞川全部里程約十數里，與其後的描寫並不相連。其他四人都轉述了這句話，位置卻都把它移到後面，應該比照各家的作法，將它獨立來看。

回到原題，李、陳都說這裡是第一區，胡、周雖沒有明說，但從文章段落停頓來看，應該也同意此說，第一區就是〈輞川圖〉起頭的第一段，下節談〈輞川圖〉再詳述。

我從出了上述峽口之後大約 400 米的一處水泥橋上，向峽口砭道（所謂三里匾）的結束點拍攝，依〈圖 3〉所見，可以證明溪谷「豁然開朗」確有其事（參閱圖 03）。但是，實測此間山谷，開朗固有，谷寬其實不大。以拍攝的立足點為例，當前水位約 555 米，以水岸高程 565 米一線計算，谷寬約 180 米，以 570 米高程一線計算，谷寬約 300 米。拍攝點以南 360 米處即輞川交流道進入 G40 高速公路本線的路口，是輞谷中最寬處，以海拔高程 580 米一線來說，谷寬也只有 540 米而已，如以接近水面的海拔 565 米計算，只有 320 米寬。[73]也就是說，由於左右山坡的傾斜度較小，視覺上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實際谷地並

73 本文海拔高度主要是本人使用 GARMIN GPSmap 60CSx 所測得的數值，民用衛星定位儀如經常校準，一般誤差值在 0– 9 米，但也曾高出 10 米。而且，有時須用 GoogleEarth Pro 的數據輔助，兩者亦有誤差，請讀者勿拘泥為絕對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寬敞，而且輞水本流平均約有 50– 60 米，可以形成如王邦才所說：「水不直行，逶邐為灣，傍灣為田」的土地，幅員甚小。各人所記居民數，數量也不多。

此地既然被稱為第一區，那麼，第一區的結束點應在那裡？由於後面一段接下去是「沿河而上，石磴盤曲，轉而東向」，依輞水及山勢來看，可能結束在 34°4'3.67"N，109°20'28.80"一帶，距「過匾，豁然開爽」處約 1.66 公里。

問題是在周煥寓的文中，他既認為此是第一區，又說「詢之土人云即北垞」，後來，《光緒藍田縣志》所云：「北垞即今之虎珂山」即用其說。但〈郭本〉在第一區上的標記為「華子岡」，周煥寓既然和眾人共同使用了「第一區」之稱，怎能同時又是「北垞」？

4、離開第一區以後到鹿苑寺前

接著，是離開第一區之後，繼續溯溪到終點鹿苑寺之前的行程：

李　東：沿河而上，山巖掩映，若無路然，迤邐百數步，忽復開朗，諸凡如前，圍轉周匝，計里亦相若，惟山以漸而峻，水以漸而有聲。如川之口凡十三區，而至鹿苑寺，計地凡二十里。

陳文燭：沿河而東，轉而西，行數里，有人家，如南再轉而北，行數里，有人家，如東而西，野老乘新雨躬耕。…

王邦才：凡十三區，周匝圍轉，如車縛頭。

胡元煐：沿河而上，石磴盤曲，轉而東向，復折而西，丹崖翠嶂，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循山麓而下，回視正峰，峭立危聳，若無路然，迤邐數百步，復開朗如前。徑絕復續，石斷仍連，圓轉周折，歷區凡十有三，計路二十餘里，始至飛雲山。

周煥寓：沿溪旋轉，或北或南，澈底清波，蕩漾人影，…又有白石數堆，不間他色，意即所謂白石灘也。溪水瀠洄，跳珠濺玉，…。溪南一水合流，潔清鑑髮，其為金屑泉無疑。過北岸關上村，高平寬敞，《舊志》云：「即孟城口，右丞居第也」，過南岸新村，以地勢度之，當為南垞。又北過周家灘，兩岸夷曠處，各有小聚落，蔓藤桃柳，映水敷榮，雞犬牛羊，依人自適。

本段溯溪行程，陳文提出「向東– 向西– 向南– 向北– 向東– 向西」六次轉折，胡文只說「向東– 向西」，周文只有「或南– 或北」，應以陳文為是。依現地所見，離開第一區之後確是東向，而且在 34°4'3.67"N，109°20'28.80"E 一帶，將會遇到小山崖，這個山崖不高，可能有石磴，符合李、胡等人的描寫。然後又西向、又南向而行，到今官上村之後，再折而北行，到 34°3'14.96"N，109°21'59.47"E 處，便是〈注 69〉所說錫水谷支流從東北來注入輞水處，今為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底村。過此之後，今地名為支家灣村，往前的路程，就如陳文所說，先向東，然後再向西，經過這兩個轉折後，就到了今白家坪村，諸人所謂的「鹿苑寺」在村中的飛雲山腳。（參閱圖 04）

地形方面，離開第一區之後，到山底村之前，還有兩段的寬谷，一段就是李東所說的「迤邐百數步，忽復開朗」，我從多點測量兩山間的距離，除了剛離開第一區時有 320 米寬谷外，其餘皆在 200– 250 米之間，輞水蜒蜒於其間，農民利用河灘地種植白皮松苗。一段是輞川鄉中心小學附近，谷寬約 300 米。過此之後，山底村、支家灣、白家坪就沒有寬谷了。從第一區到這裡，我們看到許多寬谷，其實，這些河灘地都是輞水以 S 型前進所沖積出來的，隨時有重新泛濫的可能，因此民居都在遠離河灘的山坡上。（參閱圖 05）

里程方面，本段和上一段加起來共有 8.818 公里，就是他們所定位為「輞川」的行程，換算明里為 15 里，與李東在前一段所說「團轉周匝約十數里」的數據相當。至於李東在本段所說的二十里，即王邦才所云 ：

> 自谷口以至鹿原寺，上下二十餘里，轉折步驟，山巒水灣，閱之盡在目前矣。

是指谷口到鹿原寺（鹿苑寺別名）之間的全部行程，包括進入谷口後的區路2.79公里和輞川8.818公里，全程11.608公里，換算明里為19.76里。山徑上下，里數也許略有增加，以20里舉其成數，或直稱20餘里，都可說符合現地實況。

特別要談一談周煥寓的部份，周文在這一段寫了很多，他繼前面在「第一區」提出「北垞」之後，又提出了白石灘、金屑泉、孟城口、南垞等處的擬測（參閱圖 06）。他提出金屑泉云：「溪南一水合流，潔清鑑髮，其為金屑泉無疑」，現地所見，確有一條支流從西南來，在 34°3'40.28"N，109°20'39.32"E 處，東下注入輞水。這一條支流，雖然並非王維所記的金屑泉，但周煥寓確實是看到山間支流，才作了判斷，有現地研究之風。至於說「過北岸關上村，高平寬敞」，也與現地情況相符，今輞川鄉中心小學位在北岸山腳，附近民居不少，輞川鄉政府也離此不遠。

周氏又說「過南岸新村，以地勢度之，當為南垞」，我在官上村當面的輞水北岸向南觀察，在連續山崖之東有一個缺口，中間住了不少人家，今地名仍為新村。如果周煥寓當年也在這裡看到許多居民，因而將其地推論為「南垞」，也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是，裴迪〈南垞〉詩分明說：「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全唐詩，129：1314），可見南垞不止在湖水南，而且在西南，如果選址在這裡，變成在欹湖的東南，於原詩不合。更大的問題是，周煥寓在前文中已經把峽谷進來的位置設定為北垞，若再把東南這個小村設為南垞（參閱圖 07），則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個山谷就會變成欹湖大水庫，第一區淹沒了，他自己主張的白石灘也沒有了，孟城坳瀕臨欹湖，金屑泉也注入欹湖，更不必說，此區溪流比降極大，古人既沒有建造現代攔水壩的能力，如何留住溪水來作水庫？

接下來，周氏的行程是向北到周家灘（參閱圖 08），與陳文燭指示的方向相同。現在 G40 高速公路山底村隧道前，也就是從錫水谷下來的支流進入輞水處起，居民聚落絡繹，與周氏「兩岸夷曠處，各有小聚落」的記述相似，今地名支家灣也與周家灘發音十分接近，應是同一處。[74]

5、鹿苑寺王維祠及其周邊

李　東：寺在川之盡，即所謂別業故址，古木茂林，干霄映日，迤西百數步有墳一所，墳有母塔，相傳為右丞所築。迤西水湀有石一方，其平如案，其四角各有孔，相去各數尺，意必當時之欹湖亭。又迤西，在川之半，有石洞殘缺者數區，亦必當時之孟城坳，今鄉人俗呼為關（光緒本藍田縣志作：今鄉人呼為關上）。

陳文燭：行至飛雲山，山前數里為清源寺，後改鹿苑寺，有右丞像，即故宅也，振衣拜焉。……老僧三四人導出寺門西數百步，有墳，為母塔，右丞築也。水湀有方石，其平如案，四角有孔，相去各數尺，或曰：欹湖亭。石洞殘缺者數處，或曰孟城坳。

王邦才：始至鹿原，諸峰排闥，水聲潺湲，前為普提之宇，羅列諸天，後為右丞之祠，瞻像儼然。……留頃畝於右兮，迺維母之古塔。……此摩詰氏別業之處也。其文杏、竹里…（引在下段）…亦不能辨其孰此而孰彼也。止有白石一方，在水之湀，平直如案，四角有孔，相去數尺，即昔之白石灘者是也。坐於其上，對客款酌，詎不爽然自適乎，寺後有斤竹嶺，乃維之手植，……。

胡元煐：始至飛雲山，入寺謁右丞像。

周煥寓：行過山坳，瞥見古木撐空，孤煙直上，從者曰：「鹿苑寺在望矣。」未幾，抵寺門，倚飛雲山之麓，疊嶂如屏，流泉作帶，……。鹿苑寺本名清源寺，為別業舊址。……院宇圮廢，小碧捐俸葺而新之，供奉右丞，遊者始得棲息之所，當門設座，俯仰流連，寺外羣峰四合，獻笑爭奇，三人靜對無言，但覺萬慮皆空，飄飄乎渾忘我相。門前文杏一株，圍可數抱，蒼古陸離，相傳右丞手植，

74 以現有的人文景觀來印證古代聚落要很小心，不過周氏主要指出適合居住的條件，現地所見也確實如此，故可認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即文杏館也。東去數十武溪畔，磐石一方，云是欹湖亭故物，西為母塔墳並右丞墓，豐碑僅存。

本段記載鹿苑寺和王維祠在飛雲山下，現為西安航天公司廢棄工廠。此間山谷以62度呈東北－西南走向，從谷東山腳到最近輞水邊約743米（從銀杏樹到前述水邊約618米），地面高低不平無法計算谷寬，以現有人工設施替代，約55－188米不等，面積狹小，且左右兩山甚近，令人生出偪仄之感（參閱圖09）。王維的兩所別業，輞川莊的輞水乃在宅後，由其〈林園即事寄舍弟紓〉詩云「後浦通河渭」可知；終南別業在簣山北麓，輞水在其宅前的東側，由其〈山中示弟〉詩所云「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可知。鹿苑寺在兩山狹谷間，輞水在其西南前方，與王維兩處別業，無一符合。

母塔的位置，李東說：「迤西百數步有墳一所，墳有母塔」，陳文燭說：「老僧三四人導出寺門西數百步，有墳，為母塔」，所云出寺門向西，實是西南，又據敖英〈陪遊輞川四絕呈兩峰先生〉云：

> 香火迢迢鹿苑深，遊人到此誦唐音。更憐母塔東頭水，照見當年孝子心。[75]

敖英從鹿苑寺走來，人在水東，看見母塔在輞水西岸，且近在水濱，當時已是下午，西日將塔影向東投照溪中，所以說是「母塔東頭水，照見…」。如前所述，銀杏樹到水濱約618米，換算明代量地尺為378.7步，超過一里以上，樹既在寺前，則寺門至所謂母墳的實際距離，與陳文燭所記較為接近。

至於「方石」，李東斷言「意必當時之欹湖亭」，陳文燭雖承接在三、四老僧引導之後，不知是否也看見這塊方石，但他改口為「或曰」，沒有完全贊同李東，王邦才似乎也看了這片方石，並說：「坐於其上，對客款酌，詎不爽然自適乎？」但他認為是白石灘，而不贊同欹湖亭之說。清代的胡、周二人應未看見，周煥寓稱：「東去數十武，溪畔磐石一方，云是欹湖亭故物。」把方位和距離都弄錯了，他大概誤以為是在銀杏樹旁的山谷，而且，我想他並沒有下去察看。

至於「石洞殘缺者數處」，據李東敘述的位置是「又迤西，在川之半」，又說「今鄉人俗呼為關」。所謂「川之半」指「輞川之半」，今官上村也正好在谷口到鹿苑寺的一半路程，石洞若在這裡，陳文燭從鹿苑寺只走出數百步便不到石洞。李東認為「亦必當時之孟城坳」，陳文燭仍改口為「或曰」，王邦才根本不談石洞，當他談到孟城坳時，也說「不能辨其孰此而孰彼也」，至於清代的胡元煐和周煥寓，雖然完全沒有看到石洞，但他們都接受關上村為孟城坳之說。

75 《隆慶藍田縣志》，卷下，48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王邦才又在寺旁發現大竹，認為是斤竹嶺，胡、周都不引述，周煥寓提出寺門前的文杏是王維所植，並推論此處為文杏館，然諸明人皆不載此樹。

6、文章結束時的興歎語

李　東：其它遊止如文杏館若干處，湮沒不復能識。

陳文燭：問南垞、北垞、文杏館、斤竹嶺，湮沒不知，所遊皆北岸也，望南岸，青林茂盛，…老僧見一二次欲過南岸而歸，路險不可行，人家亦如北岸，或隱或露，難以名狀。

王邦才：其文杏、竹里二館，與南北二垞年遠無存，曰辛夷塢曰漆園曰木蘭柴曰茱萸汭，今不復見矣。雖有華子岡、孟城坳、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不越寺之東西，亦不能辨其孰此而孰彼也。

胡元煐：出寺門，訪問南垞、北垞諸勝槩，已湮沒不可復識矣。

周煥寓：按圖，谷內為區十三，佳景二十，今仿佛可尋者數處，其餘浦汀湖汭，盡為田疇，亭垞館園，淪沒於荒煙蔓草，唯賸青山綠水，接應游踪而已。

本段總結前面所記，在前文中，各人提出自己所辨識的景點，在本段中，又對不可辨識的景點發出慨歎。我將各文中辨識與不能辨識的景點列了一張表，從表中看來，他們都很用心在找尋符合〈輞川圖〉二十一景的地點，但每人所擬測的地點往往不被其他人接受。今人樊維岳也以現在地名作對照，擬測了 12 個景點，茲不備載。

作者	已辨識	不能辨識
李東	第一區、輞川別業、欹湖亭、孟城坳	文杏館若干處
陳文燭	第一區、輞川別業、欹湖亭、孟城坳	南垞、北垞、文杏館、斤竹嶺
王邦才	輞川別業、白石灘、斤竹嶺	文杏館、竹里館、南垞、北垞、辛夷塢、漆園、木蘭柴、茱萸汭、華子岡、孟城坳、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
胡元煐	輞川別業，其餘未指出	南垞、北垞諸勝
周煥寓	輞川別業、北垞、白石灘、金屑泉、孟城口、南垞、竹里館	未指出

整體來說，這五篇文章都是很有紀實能力的佳作，也有現地研究的雛形。他們有三個共識，第一、都以〈輞川圖〉十三區來比照真實輞谷。第二、都以進入峽谷之後到鹿苑寺之間為輞川，並都以沿溪循徑為旅程。第三、都以鹿苑寺為清源寺後身，亦即王維輞川別業遺址。由於共識相同，不免更相抄襲，可說是：「李東創稿- 陳文燭增益- 王邦才修訂- 胡元煐減鈔- 周煥寓校增」。李東是所有內容的創稿人，陳文燭的踐履精神最好，他曾隨僧人實地去看遺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記的路徑轉折，也詳細而正確。王邦才談里程最能符合現地實際山川，景點判斷的正確度也最謹慎。周煥寓的〈游輞川記〉最晚出，除了接受眾人的內容，他對前人的敘述做了許多調整，自己也增添了許多材料，為二十一景指認了「北垞、白石灘、金屑泉、孟城口、文杏館、欹湖亭」六個，數量最多。

他們考察後的意見，還反映在《重修輞川志》的兩幅木刻的〈輞川圖〉上，題為《輞川全圖》的，是王邦才為知縣時所刻石，再以木刻翻寫入《重修輞川志》，另一幅題為《王右丞輞川圖》，是胡元煐請熊暉再度翻刻郭世元摹本，在刻石之後，也以版畫的形式置入《重修輞川志》。這兩幅木刻的〈輞川圖〉對〈郭本〉〈石本〉或其他傳世之本，並沒有全盤接受，在《輞川全圖》中有王邦才的修改，《王右丞輞川圖》中，也有胡元煐和周煥寓的修改，他們都想把自己在輞谷所見的實際山川，拿來修正傳世的〈輞川圖〉，使它們更像真實的輞谷導覽。

不過，他們對輞谷考察的努力，並不等於發現了王維輞川別業的真相。他們一開始向輞谷中深入便找錯了位置，最後不僅身陷錯誤，還貽誤了後人。

五、〈輞川圖〉與《輞川集》內容的現地比較

前兩節中，我們分別考察了宋金元明清歷代在〈輞川圖〉影響下的種種因應作為，本節將在前文基礎上比較〈輞川圖〉和《輞川集》內容，釐清繪本與詩篇的關係。又由於本節中經常以「輞川莊」特徵及《輞川集》新釋的內容，來詮釋〈輞川圖〉，請務必與註二及註三所引兩篇論文，比並合觀。

由於〈輞川圖〉是以《輞川集》二十個詩題為內容，又傳說藁本出自王維，因而自古便被認為是王維輞川別業的寫真，所畫的就是輞谷的實際山水。特別是明清藍田官方，把〈輞川圖〉當作參訪輞谷、尋找王維遺跡、辨識二十一景的藍圖，對此研讀得非常精細。像〈輞川圖〉這樣的長卷，雖然筆勢連貫，中間也會因為不同景點而各有起結，所以，從李東〈輞川說〉開始，就提出〈輞川圖〉有十三區之說，並以此來談輞谷山水，得到諸人認同。王邦才〈輞川賦〉云：「自谷口以至鹿原寺，上下二十餘里，… 凡十三區，周匝團轉，如車縛頭」，其意為輞谷的實際山川也有十三區，周煥寓〈游輞川記〉續云：「按圖：谷內為區十三，佳景二十」，表明是由〈輞川圖〉來談十三區，所按之圖即〈輞川圖〉，十三區即此圖中的區界，都是演繹李東的說法。十三區為：

> 1. 輞水一區，2. 華子岡、孟城坳合為一區，3. 輞口莊一區，4. 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合為一區，5. 茱萸沜、宮槐陌合為一區，6. 鹿柴一區，7. 南垞一區，8. 欹湖、臨湖亭、柳浪合為一區，9. 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瀨、金屑泉合為一區，10. 北垞、白石灘合為一區，11. 竹里館一區，12. 辛夷塢一區，13. 漆園、椒園合為一區。

下文將依照他們的分區來進行分析。行文時以故宮所藏的郭忠恕《摹王維輞川圖》(〈郭本〉) 為主要參考用圖，除了因為它在畫史上具有代表性之外，仍著眼於它是明、清藍田縣摹石翻刻的底本。在〈郭本〉與〈石本〉內容歧異時，也參考〈石本〉，此外，還用了〈史博本〉、〈宋臨本〉。

第 1 區—輞水

（參閱圖 10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一區）

畫中本區四面高山，中央豁然開朗，有人家耕作其間。以輞谷實際山川來說，從谷口入山以後，就是長達 2.79 公里的峽谷，走完峽谷砭道所看見的情景，除了輞水周環全村並無其事外，確與畫中有幾分神似，所以李東等人稱這輞川一段為「第一區」，我也曾從七盤嶺上向李東所指的第一區拍攝，請參閱〈圖 11〉。

畫卷上的地名，〈郭本〉所題的是華子岡，〈石本〉把「華子岡」三字，移到下一區（孟城坳）與本區中間的一個山勢較低的地方。至於相當於〈郭本〉原來題寫「華子岡」的位置，從影印本中看不出有字，如果考慮李東等人以「第一區」相稱的本意，應以「輞水」命名為佳，秦觀〈書輞川圖後〉、及宋徽宗跋〈宋人臨輞川圖〉(〈宋臨本〉)、莊綽《雞肋編》即採取這個作法。

第 2 區—華子岡、孟城坳

（參閱圖 12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二區）

〈郭本〉在本區題為「孟城坳」，〈石本〉沿用未改，但又在右上角山嶺低伏處，增加「華子岡」三字。〈史博本〉則把〈郭本〉的「華子岡」和「孟城坳」合併成為一區，並且沒有另外畫出輞水一區。（參閱圖 13）

按〈華子岡〉詩云：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王維，全唐詩，128：1300）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裴迪，全唐詩，129：1313）

合二人詩意，下華子岡之後便到家了，〈石本〉把華子岡放在進入孟城坳之前，高度也降低了，迎合詩意的企圖至為明顯。至於孟城坳，所有畫者都解讀為荒城殘跡，所以畫中只有城牆，沒有居人。如果只看王維的〈孟城坳〉詩：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王維，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詩，128：1300）

確實沒有寫到居人，但王維在輞川莊所作詩文，常有「墟里上孤煙」、「處處采菱歸」、「村墟夜舂」、「深巷寒犬」之語，都指出輞川莊在人煙聚集的村里中，裴迪和詩亦有「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全唐詩，129：1313）證明並非空寂無人的荒城。更不可忽略的是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所云：

> 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比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76]

據此，王維經過縣郭下的灞水渡頭時，已經是清月映郭了，季節是「近臘月下」，換言之，是深冬的月圓時。如依明代李東以來的認定，孟城坳在今官上村，王維別業在鹿苑寺，那麼，王維夜渡灞水之時，月位已高，接著還要冒著嚴寒夜氣，繼續趕路6.2公里到谷口，再連夜穿越2.79公里的深峽險道，然後再深入輞谷走上3.9公里趕到官上村，從官上村到鹿苑寺還有4.918公里之遙，總計約17.808公里。只要想想李東、胡元瀚等人的游記，他們在春秋佳日走游輞川，才臨到黃昏，便急著從鹿苑寺返回城內，便知道若不考慮冬夜山行的艱難，盲目的忽視〈山中與裴迪秀才書〉的寫實記載，是多麼不合事理。

第 3 區—輞口莊

（參閱圖 14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三區）

王維〈孟城坳〉詩云：「新家孟城口」，所以畫者在孟城坳之後接著畫輞川莊，不過，仔細看小題上標的是「輞口莊」，而圖中也是引輞水周於舍下，並於左、後、右三方建有土堤保護，以示人工引水之象，川中又有二小舟，左邊舟中人正在彈琴賦詩，顯示畫者是在刻意取合於《舊唐書》本傳所云：

> 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77]

但是，王維〈歸輞川作〉「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歸」（全唐詩，126：1277），視終南為遠山，在畫中，輞川莊逼處在重巒疊嶂之下，與王維的自述大相逕庭，終不相似。況且，〈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全唐詩，126：1277），指出從輞川莊中可看見白鹿原，白鹿原位在谷口之外，如果輞口莊在輞谷內，因為谷口兩山高於白鹿原，就完全沒有「遠看原上村」的可能性。

第 4 區—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6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25，頁 3292。

（參閱圖 15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四區）

《輞川集》的排序中，「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五個景點放在一起，〈輞川圖〉則把鹿柴抽離，然後把其餘四個景點緊靠成一區。畫中文杏館前面留的空地較多，表示其所在位置高，斤竹嶺前也有山石，高度次於文杏館，木蘭柴則有一角接近輞水，位置較低。比較王、裴詩的內容，雖有部份相合，失誤處更多。

首先，請看〈文杏館〉詩：

> 文杏裁為梁，香茅結為宇。不知棟裡雲，去作人間雨。（王維，全唐詩，128：1300）
>
> 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裴迪，全唐詩，129：1313）

王詩「不知棟裡雲」，為寫其高，〈輞川圖〉所理解的是這一點。不過，裴云：「南嶺與北湖」，指出文杏館在南嶺（七盤嶺）和北湖（欹湖）之間，因此，文杏館應畫在欹湖區之後，但各畫本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其次是〈斤竹嶺〉詩：

>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王維，全唐詩，128：1300）
>
>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徑通山路，行歌望舊岑。（裴迪，全唐詩，129：1313）

詩中形容輞水本流有「空曲」和「紆且直」之語，畫者也很細心的在畫面下方留了一個小景，表示輞水在此地是曲折的。但他顯然不知道「一徑通山路」和「暗入商山路」是指唐代商州武關驛道的藍田段，而只把它當作一般的樵人小徑，因而沒有在畫面中特別表現出來（參閱圖16，谷口外、七盤嶺下方，斤竹嶺等處應在此）。而且，王、裴二詩都從輞水發端，三、四句才寫到入山路，顯示斤竹嶺下及水濱，畫作不應該在竹林外先畫上山石，來強調其出水及高位。

〈史博本〉（參閱圖 17）把比較高的山退到後面，居前的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都在淺山區。文杏館被畫到右上角，強調它的高位，斤竹嶺的竹林在低處，有一條明顯道路通往山上；這條道路的左邊，從木蘭柴前通過，再跨過一條小橋而去，可見這位畫者讀詩十分仔細。不過，從圖中的兩座木橋大小均等的構圖來看，他也還是不了解商山路的性質。事實上，唐代商山驛路從縣城出

77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0 下，頁 50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南下經王維輞川莊前、欹湖，從斤竹嶺登上七盤嶺而去，是主要的大路；至於分道走向谷口的，只有一條小徑分支而去。畫者若知及此，橋應分大小。

至於「木蘭柴」，兩人都把它畫在溪邊，基本上可以。不過，王、裴詩說：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王維，全唐詩，128：1300）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谿水。緣谿路轉深，幽興何時已。（裴迪，全唐詩，129：1313）

時間是傍晚，鳥投林的方向是面山，夕陽餘照也在山坡上，彩翠分明是指山很接近，使夕嵐無法產生。以實際山川來說，當前的風景，是由北向南的角度，其所在的位置必已接近谷口，從郭圖看來，畫者顯然沒有注意到這項特徵。至於〈宋臨本〉把木蘭柴移置輞水另一岸，可能是為了強調「緣谿路轉深」。

〈茱萸沜〉云：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儻留客，置此茱萸杯。（王維，全唐詩，128：1300）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沈猶自寒。（裴迪，全唐詩，129：1313）

「山中儻留客」是王維對山中人說話的口吻，王維本人是客。從本句「山中」的對比意味，以及裴迪詩「雲日雖迴照，森沈猶自寒」密林特徵來看，茱萸沜可能比較接近谷口兩山。「椒桂」與〈椒園〉詩的植栽相同，椒林適宜在山坡造園，詩意是指風從山坡上的椒園吹下，與茱萸香氣相亂。「檀欒」乃是竹林深密的形容語，王維又曾以「檀欒映空曲」描寫斤竹嶺，綜合各種條件，茱萸沜疑在斤竹嶺與谷口間的輞水濱。綜上所述，本區四景都在欹湖之南，比較接近谷口，〈輞川圖〉把它們畫在第四區，提得太前面了。

第 5 區—宮槐陌

（參閱圖 18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五區與〈史博本〉比較）

王、裴〈宮槐陌〉詩云：

仄逕蔭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王維，全唐詩，128：1300）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裴迪，全唐詩，129：1313）

「宮槐陌」的「陌」乃大道之意，宮槐為大道旁的行道樹。白居易〈初出城留別〉詩云：「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全唐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31：4754），姚合〈送饒州張使君〉詩云：「飲罷春明門外別，蕭條驛路夕陽低」（全唐詩，496：5625），劉駕〈青門路〉詩云：「青門有歸路，坦坦高槐下」（全唐詩，585：6780），三詩所指的是同一個地點、同一條道路。

唐代往東南的大路，從上都春明門出發，藍田縣起稱為商山武關驛道，驛道經過輞川莊門外，而後上盤絕頂，已見於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全唐詩，433：4789）。王維的「應門但迎掃」，裴迪的「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都反映了莊門與驛路的關係。作畫者不知道「宮槐陌」是什麼，只把眼光集中到「應門」來，所以畫了主人、房舍、和童子，以備應門之需。畫中既沒有驛道，也把山勢畫得太逼近。

〈史博本〉畫者對詩意的解讀較好，知道要強調宮槐陌這條道路，但他同樣不了解「宮槐陌」的本義，也不知道所經過的房舍就是輞川莊，又在道旁畫了一所茅屋。

第 6 區—鹿柴

（參閱圖 19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六區）

〈鹿柴〉詩云：

>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王維，全唐詩，128：1300）
>
> 日夕見寒山，便為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麏麚跡。（裴迪，全唐詩，129：1313）

〈郭本〉畫了一個柴欄和許多頭鹿在山崖上，其實王、裴兩詩都是在傍晚時看見秋山，於是朝著山的方向去散步，由於詩的結束點都在天色變暗之前，說明了出遊的時間不會太久，即使他們可能是坐著藍輿或騎馬而去，也不會走得太遠。各本把鹿柴都畫得太高，是有問題的。

第 7 區—南垞（郭本原標為南垞，應依各本改為北垞）

（參閱圖 20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七區）

圖中題本區為「南垞」，但王、裴〈南垞〉詩云：

>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王維，全唐詩，128：1301）
>
> 孤舟信一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裴迪，全唐詩，129：1314）

除了圖左的巨岩被用來象徵「垞」以外，詩意與圖的內容完全不相干。

況且，題為南垞，乃是錯誤。事實上，王維輞川莊距離藍田縣城較近，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縣城南郭－渡灞－上下華子岡－至孟城口－過輞川莊－沿宮槐陌－至欹湖，一路都是由北向南，因此，〈輞川圖〉與《輞川集》都應該先排列北垞，才符合實情。但因為《輞川集》先列南垞，〈輞川圖〉乃先畫南垞再畫北垞，實不合理。〈宋臨本〉的畫面與〈郭本〉完全相同，將「南垞」二字改為「北垞」，修訂之後，比較合理，後出的〈石本〉也採用這個修訂意見。

第 8 區—欹湖、臨湖亭、柳浪

（參閱圖 21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八區）

〈欹湖〉詩云：

>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王維，全唐詩，128：1301）
>
> 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裴迪，全唐詩，129：1314）

欹湖是輞川風景的核心，作圖者也明白這一點，因此，他在全圖所畫的六艘船中，就有三艘安排在欹湖，並刻意把背後的山推遠，以符合王、裴詩中的形容。不過，由於〈郭本〉是以深谷疊嶺為主體，即使用心操作，欹湖仍以難廣大。〈史博本〉湖面開濶，山遠而平，（參閱圖 22），不但修改〈郭本〉，也成為宋元人以吳山概念鏡射輞川的代表。

〈臨湖亭〉詩云：

> 輕舸迎仙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王維，全唐詩，128：1300）
>
>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裴回。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裴迪，全唐詩，129：1314）

〈郭本〉在湖邊畫了精美的樓閣為臨湖亭，不過，王維既說「輕舸迎仙客」「四面芙蓉開」，客人必須乘船才能到亭上，亭的四面都有荷花，則臨湖亭無疑應建於水中央。〈史博本〉雖有修改，把亭子放到湖中，亭子四周也安排了荷花，只以一座橋相連陸地，這樣的修改雖然比較好，仍不能解釋為何要用「輕舸迎仙客」。至於〈柳浪〉詩與圖都沒有問題，不須討論。

經過現地調查，欹湖的位址可能在〈圖23〉照片中指示的位置（參閱圖23），詳細說明，請看本人的〈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一文。

第 9 區—欒家瀨、金屑泉

（參閱圖 24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九區）

〈欒家瀨〉詩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王維，全唐詩，128：1301）

瀨聲喧極浦，沿涉向南津。泛泛鷗鳧渡，時時欲近人。（裴迪，全唐詩，129：1314）

王、裴詩中有「跳波」和「瀨聲」，可見欒家瀨是淺水多灘的河段，唐代輞川谷口的別業寺院群，西岸主要建築在蕢山的北向緩坡，「南津」正是由輞水東岸過河到谷口西山- 蕢山的小渡，因為位置在縣城正南的谷口前，而被稱為「南津」。由於水淺，又非主渡頭，渡河工具應很簡易。畫中船隻的體積既大，吃水又深，不符合詩意。至於〈金屑泉〉，王、裴兩人詩都是泛寫，可以不談。

第 10 區—北垞（郭本原標為南垞，應依各本改為北垞）、白石灘合為一區

（參閱圖 25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十區）

依第 7 區將南垞更名為北垞之例，本區的北垞宜更名為南垞。圖中仍以一個精舍為主體，並把白石灘安置在門前，不論是〈南垞〉或〈北垞〉詩，都與此畫面不相干。

〈北垞〉詩云：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王維，全唐詩，128：1301）

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欹湖。每欲采樵去，扁舟出菰蒲。（裴迪，全唐詩，129：1314）

北垞在欹湖北，承接著北來的驛路，應有較多的商業及休憩功能，居民也較聚集，「雜樹映朱闌」是湖邊的公共樓臺，可以乘高眺望，所以下面兩句才有「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的俯眺之景。北垞既不是王維自己的產業，「結宇臨欹湖」的人家，也非王維或裴迪家，而是駕舟採樵的本地農民所居。圖中以王維精舍為主體，背倚叢山疊嶺，完全無視於詩句內容。

至於〈白石灘〉詩：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白石灘， 王維，全唐詩，128：1301）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白石灘，裴迪，全唐詩，129：1314）

「家住水東西」的，是浣紗女郎，「跂石復臨水」的人，才是王維與裴迪。由於南北垞是欹湖之岸，水深之處，白石灘是上游水淺的地方，兩者排列在一起，畫成同一區，實非所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 11 區—竹里館

（參閱圖 26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十一區與〈史博本〉竹里館之比較）

〈竹里館〉詩云：

>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全唐詩，128：1301）
>
>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裴迪，全唐詩，129：1315）

〈竹里館〉詩的內容簡明，沒有特別的位置需求。〈郭本〉畫了許多竹林，也畫了小舟，往來須由舟渡，令人想起秦觀的「停竹里館」的描述。畫者又在竹里館對面畫上危峭的辛夷塢，象徵幽深無世人。

〈史博本〉的屋宇形狀及屋外竹林的結構，與郭圖相似，也都必須乘舟往來；不過，〈郭本〉的竹里館在兩山簇擁中建屋，〈史博本〉則與欹湖水面相連，在遠山平水間構室，境趣迥異。

第 12 區、13 區– 辛夷塢、漆園、椒園

（參閱圖 27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十二、十三區）

〈辛夷塢〉、〈漆園〉、〈椒園〉三組，原詩內容十分抽象，圖的內容也沒有特別需要討論之處，可省略。

通過以上的比較，不難察覺，〈輞川圖〉和《輞川集》的排序都不合理，也無法與實際山川對照。〈輞川圖〉只可獨立作為圖畫欣賞，不可作為尋找王維輞川別業的導覽，也不可作解讀王維輞川詩篇的證據。茲分點敘述如下：

1、〈輞川圖〉的定位：〈輞川圖〉並非以實際山川為藍本，應是畫者接受史傳、筆記的傳說，研讀《輞川集》之後，領會神情而創作出來的，圖中迎合史傳記載與詩文內容的痕跡至為明顯，僅可視為《輞川集》詩鑑賞材料的一種，不可作為準確解析《輞川集》詩的憑證。

2、〈輞川圖〉不可用於形容輞谷：〈輞川圖〉的畫者如郭忠恕等，可能受到「清源寺在輞谷中」或「余別業在輞川山谷」的啟發，以深山疊嶺為其製圖的基調，又因為輞川主體是流水，所以設計了可以行船的河湖畫面。但輞谷中谷寬大於 400 米的地方極少，而且山中集水區短，溪流水位比降甚大，不但沒有淳蓄水流，形成欹湖的條件，也不可能出現長達十公里足以行船的水量。所以，持〈輞川圖〉去尋找輞谷，也是不可行的。

3、〈輞川圖〉不可用於形容谷口以外：《輞川集》詩多數沒有逼近山嶺，而且多寫黃昏，顯示景點與輞川莊的距離匪遙，往來容易，谷口到縣城之間的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淺山，才符合詩境；〈輞川圖〉中，處處疊嶺，逼仄房櫳；行行懸瀑，霑濕窄谷；不可用於形容谷口外的風景。

4、明清官方認為〈輞川圖〉所畫的是谷口到鹿苑寺的輞川全境，但他們既把〈輞川圖〉的第一區安排在進入谷口後第一次見到的寬谷，又把第二區孟城坳安排在輞川之半的官上村，把第三區輞口莊安排在所有景點結束的鹿苑寺，然後再零散地去找尋其餘 18 區景點，可以說，他們自己已經否定〈輞川圖〉所經營的結構，也否定了《輞川集》的排序，其矛盾之處，固不待言。

六、結論

何景明名列前七子，任、李、陳、王、沈、胡、周等人也都由進士起家，王維輞川詩並非罕見之物，他們都身在藍田，必定熟讀這些詩篇，並且有輞水和終南山的實際山川為印證，怎麼會看不出〈輞川圖〉既與輞谷不合，也與《輞川集》出入甚大呢？但是，他們始終還是選擇相信「輞川別業在輞谷深處鹿苑寺」的說法。讓他們這樣陷入盲點的理由，就是深信先輩成說，而且輞谷就在眼前，易於附會。

我在分析宋金元人的〈輞川圖〉認知時發現，當他們以詩文題詠〈輞川圖〉的時候，常強調輞川的遠山平水，這時候，他們的眼睛其實正對著郭本〈輞川圖〉，卻沒有人在意這幅圖中的叢山疊嶺。〈史博本〉甚至修改〈郭本〉的構圖，把山降低，把水引闊。這些詩文或圖畫作者，都沒有輞川現地經驗，他們的輞川概念是由閱讀王維詩文得來的。他們也許並不反對「輞川別業在輞谷深處鹿苑寺」之說，但因為毫無輞谷實際山川的概念，乃從他們習慣的山水，自由心證地去摹想輞川詩和輞谷的形貌。

本文以唐詩現地研究法，在實際山川的基礎上，檢驗歷代文獻。我首先從宋元兩代對〈輞川圖〉的增摹和題詠，觀察這些只有讀過輞川詩而沒有見過真實輞川者，在單純閱讀詩圖之後的反應。然後指出「清源寺在輞谷中」的舊說乃淵源於《長安志》，及《容齋三筆》的王維冢墓傳說。我廣泛搜檢了歷代總集、別集和方志，找出宋金元明曾經到訪輞川的重要人士，並調查明清兩代藍田官方對「輞川別業在輞谷」說法的各種作為，指出其錯誤的所在。最後，通過比較〈輞川圖〉和《輞川集》內容的方法，將〈輞川圖〉定位為畫家閱讀《輞川集》之後的心得呈現，與尋找王維在輞川的山莊別業之事，沒有關係。

總之，宋元人只從書面和畫本閱讀入手，自由心證地營建他們理想的輞川別業；與明清人故意忽略輞谷實際山水與所有輞川詩篇及〈輞川圖〉皆無相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處的事實，去附和舊有傳說，這兩者都不是正確的作法。本文直接由王維自己的詩文與山川實貌做溝通，才是解讀輞川詩文及其山莊別業真相的可行之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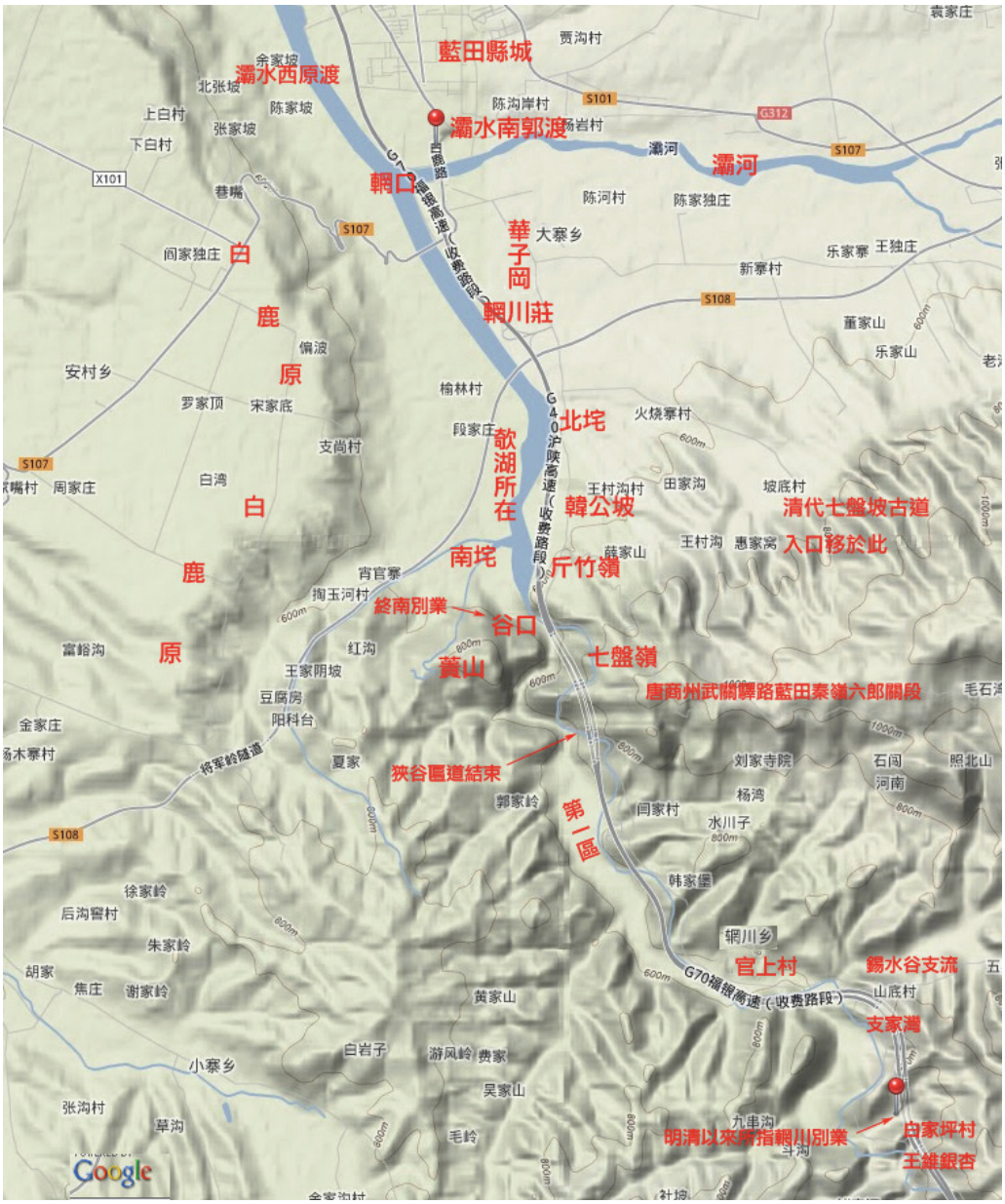


圖01 輞川相關地名示意地形圖[78]

78 本示意圖的底圖，來自 Apple 公司的 iphoto 程式，在目前可以配合 GPS 的底圖中，是最好的。但此圖的山谷雖然正確，高速公路及部份河川，卻向右偏移，看圖時請忽略高速公路及河川。也因為這樣，本圖不直接稱為地形圖，而改稱示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02 谷口內三里匾，自七盤嶺西側 34°5'36.60"N，109°20'16.19"E 處，向西南 228 度拍攝。



圖 03 豁然開朗的第一區，自 G40 高速公路輞川交流道北側的輞川橋上向北拍攝，34°4'33.84"N，109°20'14.42"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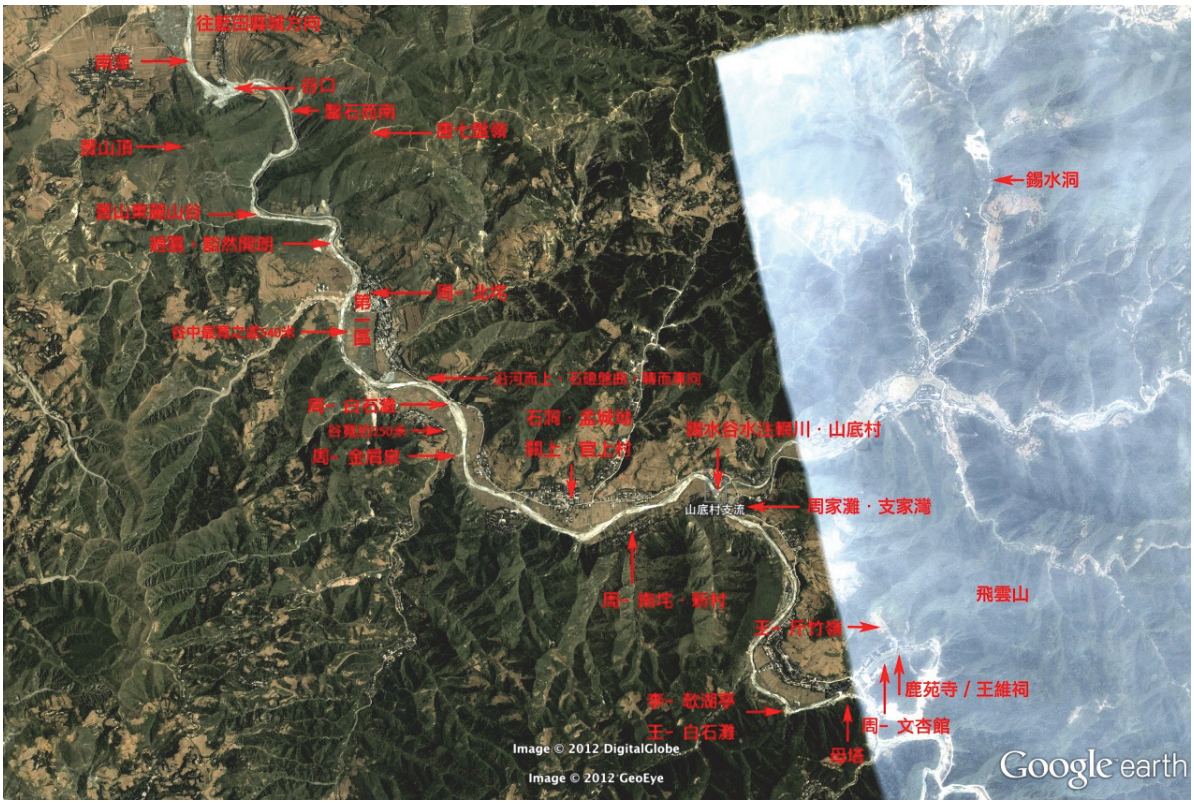


圖 04 明清游記內容之輞谷情況對照圖



圖 05 輞谷的寬谷，由 34°3'43.56"N，109°20'47.79"E，海拔 580 米處，向西北 302 度拍攝。這一帶本來沒有那麼寬敞，照片下部的林地其實是山坡，因為坡度小，公路經過高處，看起像是谷底平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06 由 34°3'55.84"N，109°20'40.02"E，向東南 158 度拍攝。



圖 07 周煥寓所說南垞。自輞水北岸，34°3'10.80"N，109°21'15.01"E，海拔 576 米處，向東南 100 度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08 周家灘，自 34°3'9.69"N，109°22'6.56"E，海拔 612 米處，向南拍攝。



圖 09 照片正中的銀杏樹，位在 34°2'23.65"北，109°22'47.64"東，海拔 644 米，清・周煥寓說是王維手植。



圖 10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一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1 自黃山頂上，34°5'16.80"北，109°19'24.60"東，海拔 866 米處，向 143 度俯瞰第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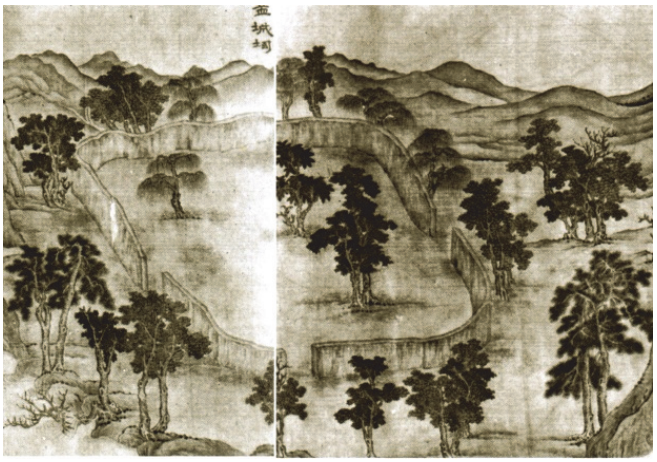


圖 12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二區



圖 13 〈史博本〉把〈郭本〉的「華子岡」和「孟城坳」合併成為一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4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三區



圖 15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四區



圖 16 斤竹嶺等處應在谷口外七盤嶺下，自輞水西岸之 34°6'4.20"北，109°19'32.99"東，海拔 529 米處，向東南 111 度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7 〈史博本〉輞川圖的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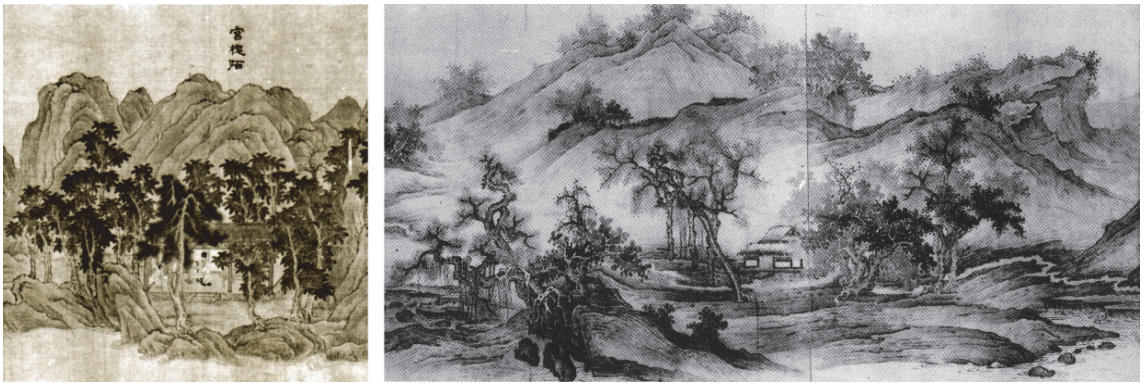


圖 18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五區與〈史博本〉比較



圖19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六區



圖 20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七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1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八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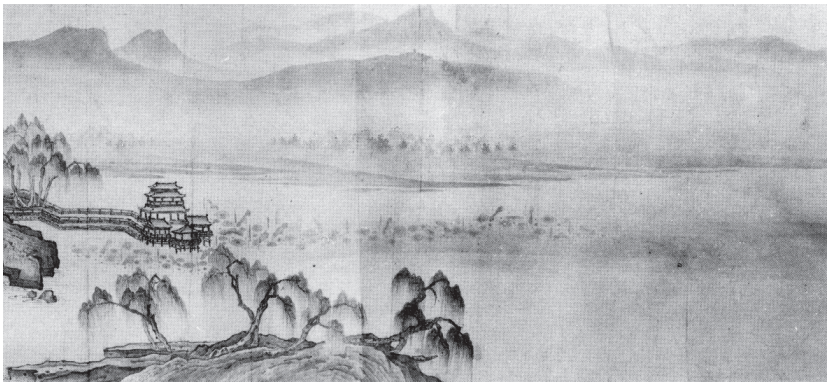


圖 22 〈史博本〉輞川圖的歙湖、臨湖亭、柳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3 欹湖的可能位址， 自 34°5'36.48"北，109°20'19.50"東，海拔 773 米處，向西北 321 度下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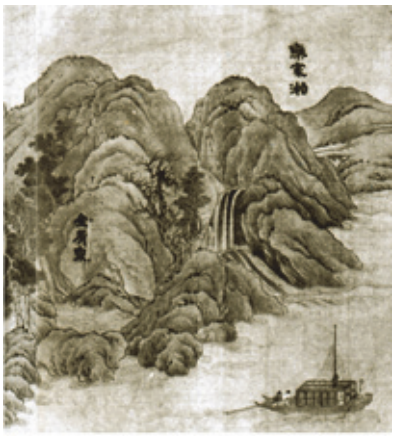


圖24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九區



圖 25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十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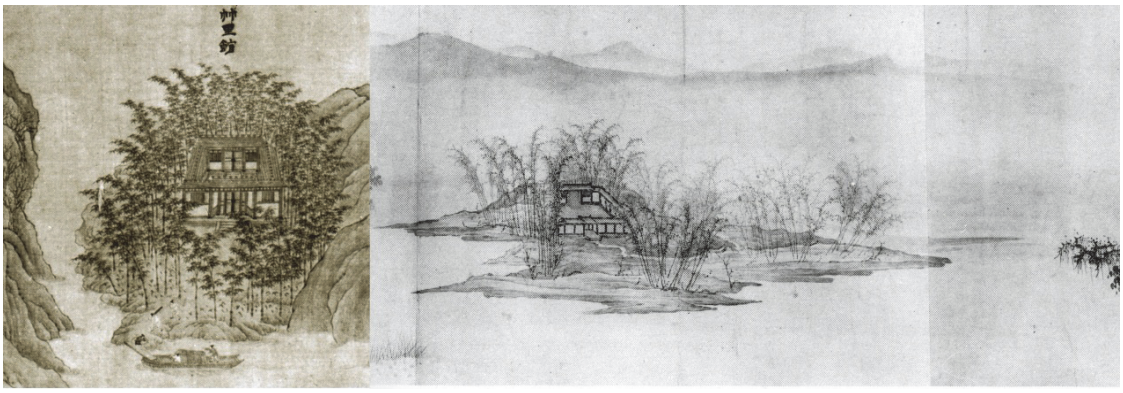


圖 26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十一區與〈史博本〉竹里館之比較



圖 27 郭忠恕摹輞川圖第十二、十三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宋・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1989。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宋・秦觀，《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宋・張耒，《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宋・歐陽修，《居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四部叢刊初編》，1966。

宋・蘇舜欽，《蘇學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四部叢刊初編》，1966。

宋・蘇舜欽，《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

宋・蘇軾，《東坡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元・宋褧，《燕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97。

明・朱誠泳，《小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97。

明・李東，《隆慶藍田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隆慶五年辛未（1571）刊本。

明・何景明撰，李叔毅等點校，《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出版社，1889。

明・陳文燭《二酉園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139。

清・胡元煐，曹永斌校注，《重修輞川志》，西安：藍田縣人民政府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

清・郭元釪，《全金詩（增補中州集）》，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康熙五十年（17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刊本。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顧嗣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2。

金毓紱，《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王輝斌，《王維新考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

河南省計量局編，《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陳允吉，《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園林名畫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

藍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藍田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二）期刊論文

樊維岳〈王維的《輞川別墅》、〈輞川圖〉與《輞川集》〉，《藍田文史資料》第6輯，頁61-83。

簡錦松，〈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30卷1期（2012），頁167－204。

簡錦松，〈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中正漢學研究》總第20期（2012）。

簡錦松，〈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

（三）學位論文

吳長城，《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陝西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菊君，《萬曆年間郭世元摹〈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石刻拓本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論文，2004。

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19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New Inquiry into Wang Wei's "Wangchuan Painting," the *Collected Poems on Wangchuan*, and Wangchuan Villa in Perspective of On-Site Research

Chien, Chin-sung*

Abstract

Legend from Song dynasty or even earlier has it that the draft of "Wangchuan tu" was drawn by Wang Wei; the legend also states that Wangchuan Villa was converted into the Qingyuan Temple, which later was renamed as the Luyuan Temple. Because of this, "Wangchuan tu" has long been viewed as a way to inquire after Wang Wei's Wangchuan Villa and a guide of the twenty remains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ngchuan*.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 between "Wangchuan tu" and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ngchuan*, as well as try to explain how the beliefs regarding "Wangchuan tu" and the idea that "Wangchuan Villa is in the Wang valley" formed and the mistakes associated with it, as seen through various development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Qing.

Keyword: Wang Wei, Wangchuan tu, Collected Poems of Wangchuan, on-site research.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